

卷六十三

金漳蘭譜 蘭譜奧法

卷六十四

積善錄 續積善錄 景行錄 漫堂隨筆 真事身記事 瑣語 灌畦野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韓魏公事 施文正公遺事 九河公語錄

卷六十五

羯鼓錄 開顏集 善謔集 觀帖集 臨復萍隱居詩話 續齊有諧記

采異記 神異記 香譜

卷六十六

酒譜 竹譜 續竹譜

卷六十七

球公談圃 不全 四十三種 平泉山居記 同史異纂 驃國樂頌 轉論 此亦不全

說郛

六十三之六十七

說郛卷第六十三

金漳蘭譜

一卷全

宋趙時庚

亭大父朝議參自南康詳印还里卜居築茅弘泉桓竹因以為亭會  
宴乎其間得邵侯傳上伯或名其亭曰箕當世界文以其東架數  
椽自號趙翁書院回舉轉向依山疊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繫  
陰之地坏列蘭花掩映左右以為游憩養疴之地予時尚少自  
在其中每好花其之香醴之香清之夏日不能捨手不能釋即詢  
其名點而識之是以酷愛之心殆歲成癖粵自嘉迫改元以後有  
來數品又言出於向時兩植者予嘉而求之故盡得其花之容質  
無失對陪愛養者之法而品第之殆今三十奚就而未嘗與達

者道暇日有朋友過予會詩琴琴之後倏然問之予則曰有  
是心引即縷、為之許言友曰吁亦開發後覺一端也豈如身  
可得而私有何不示諸人以廣其侍予不得辭因則為一卷名  
曰金漳簡譜款以漬前人牡丹荔枝譜之意余以是編紹定癸  
巳六月良日澹看趙時庚謹書

叙蘭容質

陳夢良色梅紫幹十二萼花頭極大為中花之冠至若朝暉微  
照曉露暗濕則灼然騰秀亭然露奇歛膚傍輪團圓心向  
婉媚嬌淖佇立凝思如不勝情花三斤尾如席徹青葉三尺  
頗覺弱點然而緣背雜似劍脊至尾稜則軟薄斜撒粒許帶

緇最為難種故人希得其真

吳蘭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莢紅得所養則岐而生聖有二  
十萼花須差火色映人自如翔鸞翥鳳千態萬狀葉則言大  
剛數劫節蒼然

潘花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圓匝齊整疏窳得宜疏不露幹  
窳爾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真所謂艷中之艷花中之花  
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不能捨去花中邊心所色如吳  
紫艷麗過於衆花葉則差小於吳峭真惟見衆莫能其色  
時深或云仙露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之故人更以為名超  
十四色紫有不五萼初萌甚紅開若時晚霞燦日色更晶者

明葉深紅合於沙上則動直肥聳趙出郡品亦云趙師博蓋真名色  
何蘭紫色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緣

品外之奇

金殿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泰陳家色如吳花片則差小  
幹亦如之葉亦勁健所可貴者葉自夫處分二邊各一線許  
直下至葉中處色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總未廣也

白蘭甲

濟者色白有二十萼標智不凡如淡灶西子素裳縞衣不染一塵  
葉與施花近似更態高一二寸得所養則皮而生亦居一線紅龜  
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体膚鬆美頤：昂：雅特閑麗

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蒂花幹最碧葉緣而瘦薄開生  
子蒂如若薺菜葉相似俗呼為綠衣即賣即講號為碧玉  
幹

施花色微黃有十五萼合並幹而生計二十五萼貳逆於根美則美  
矣每根有萎葉朵、不暇細葉最綠肥厚花似開不開幹雖高而  
貴實瘦葉雖勁而貴實葉亦花中之上品也李通判色白十五  
萼峭時雅淡迫風浥露如許人受之咸類鄭花則減一頭地位葉  
小絕花鈎春最長真花中之上品惜乎不堪勁也直

惠知各色白有十五萼賦質清麗團簇齊整或向或背嬌柔  
瘦因花英淡紫片尾疑黃葉雖綠茂細而觀之但亦柔弱

馬大同色碧而緣有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止向者中多紅暈  
葉則高聳蒼然肥厚花幹勁直及其葉之但亦名五暈絲  
上品之下

鄭少舉色白有十四萼苗然孤潔極為可愛葉則修長而瘦  
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數種只是花有多葉有軟硬之  
別白花中能生者無出捨花其花之姿質可愛為百花之翹  
楚者

黃八兄色白有十二萼善於抽幹頗以鄭花惜乎幹弱不能支  
持葉緣而直

周染花色白十二萼與萼恰鄭花元異弟幹短弱耳

夕陽紅花八萼花片疑尖色則疑紅夕陽返照於物

青蒲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類龜山而花潔白葉小而直且  
綠尺高尺五六寸

名弟色白有五六萼花似鄭葉最京軟如新長葉則舊葉隨換入  
多不種

弱脚只是獨頭蘭色綠花大如鷹爪一幹一花高二三寸葉瘦長二  
三尺入臘方花董腹可愛而香有余

魚獸蘭有十二萼花片澄澈宛如魚鮒采而沉之水中無影可  
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余嘗謂天下凡成山川而其支孤厚委與夫人跡府不到之地其間  
山御石蹕斜谷幽竇又不知其成何多遇古之修竹轟空之花木雲  
種覆護溪澗盤旋萬羅蔽道陽輝不燭冷然象声磊乎萬狀  
隨記之異則所產之多人賤之蔑如也優然輕乎於推頤之手而  
見駭然識者從而德之則必攜持登高岡涉長途忻然不憚其  
勞中心之所好者何初不能以售腹而置之也其他近城百里淺  
小去處亦有數品可取何必求清深山窮谷每論及此往、啓織  
者雖有不韙之謂毋及也迺而氣殊葉萎而花嘉或不能得惜  
植之三昧者耶是故蒼有深紫有淺紫有深紅有淺紅與夫黃  
白綠碧魚鮑金鍤邊守品是必合因其地氣之所種而然意亦

隨其木質而產之軟神其星窮儲精有星慶雲葢光遇物而  
流形有也噫萬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豈乎可得而輕哉切  
嘗私合品第而類之以謂花有多審葉有張弱此固因其所賦而  
然也苟惟人力不知則多者役而山魯之弱者又以而弱之使夫人  
何以知其蘭之高下其不誤人者哉嗚呼蘭不能自異而人異云  
耳故必執一定之見物品之則自然之性在况人均一心心均一見眼  
力所至孔可語也故紫花以東夢良為甲吳淦為上品中品則起  
十使仙蘭大張青蒲統領陳入針享監糧下品則語景初石門  
紅小張青蕭仲和仙首厘林仲九莊觀成休財金錢邊薦紫花奇  
品之類也白花則濟在竈山祀花孝通判惠之客馬大口為上品所

謂鄭少舉伯黃八兄周染為次下品夕陽紅雲鳴朱花觀堂主  
青蒲名弟弱鄉王小娘者也趙花又為品外之奇

天地養愛第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係蓋歲分四時生六氣合四時而言  
之則二十四氣以成其歲功故凡窮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虫  
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因以氣懷以生全之者也彼動  
植者非其思不及草木者恐其人不吝斤以時入山林數畧不入滂池  
又非其能全之者不夫春為青帝回馭陽氣風和日暖墊雷一  
震而土脉融暢萬暈叢生其氣則有不可得而滄者是以聖  
人之仁則次天地以養萬物必欲使二物得遂其本性而後以故為

臺大高則衝湯太位則隱風前宜高南後宜皆比蓋欲逐南董  
而北吹也地不必腴、則有日亦不必狹則蔽氣右宜近林在宜迤  
野顏引東日而被西均夏遇炎然則蔭之冬逢匝寒則曝之下少  
欲疏、則連雨不能淫上沙欲濡、則酷日不能燥主於挿引禁  
夕架平護相之妙妨點刺之傷禁螻蛄之穴去其暑、草陰其  
網絲助其勃篋剪其敗葉此則愛養之法也其餘一切窠虫族  
類皆能嘉化並可除之所以封植灌溉之法詳載於後

聖性封植第四

草木之生長亦猶人焉何則人亦天地之物耳閑居暇日優游送豫歡  
膳得其治蘭而言之且一盆盈滿自非天覆地載莫能至此皆由

天愛養之念不替灌溉之功愈久故根為土合性與壤俱然後  
森鬱雄健放暢繁麗其花葉蓋有得於自然而然者合焉欲  
分而折之是裂其根易其沙土况或灌溉之失時愛養之乖  
宜又何異於人之飢飽則燥濕于之邪氣乘間入其行榮衛則  
不免其所侵損所謂向之寒暑酒宜肥瘦得時者此豈一朝一  
夕之所能以舊也故必於寒露之後立冬以前而分之蓋取方物得  
歸根之時而其葉則蒼根則惠故也或者於此時分一盆吳蘭  
吝其盆之福止則不忍繫辟因剔出而根已傷暨三年培植尤至  
因培予今深以為戒欲分其蘭而須用碎其盆務在輕乎繫之  
亦須緩、解折甚交互之根勿使有拔斷之失然後逐篔蓐取出

積年腐蘆頭只存三年貢每三篔作一盆、底先用少填之即  
以三篔藁之互相枕藉使新篔在外作三方向却隨其花之好  
肥瘦少土促而種之盆西則以少許瘦沙覆之以新汲水一勺定其  
根更肯收沙晒之法此乃又分蘭之至要者尚欲於未分前半月取  
之節責瓦硃之類曝令乾燥或欲適肥則空臥泥沙可用便糞  
夾和惟晒之候乾或復濕如此十度視其極燥更須篩過隨意用  
蓋沙乃久年流聚雖居陰濕之地而蘭之聚尔分折失性性須假以  
湯物酌之則未年藁篔自長尔與舊葉比肩此其效也夫苟不知  
收晒之空用積掄之沙或憚披曝必至羸弱而黃葉者有之篔之  
不發者有之積有日月不知林察其夫愈甚候其已免分媿易沙



滌根如意調護易其能復不亦後守仰又知其果能須焉如其褚  
可全治有幾仙時而或遂本真耶故保為吝惜之因併為之言  
與其於既損之沒而欲復全生之宥若余未分之前而必欲全不  
省力今逐品所宣以土開列於後

陳夢良以廣淨無泥瘦沙種而切忌用肥恐有曆爛之失

吳蘭浦旦開用赤沙泥

仙蘭蒲統碩大張青錢<sup>金</sup>邊各用黃色麤沙和泥更添紫少赤沙泥  
種為妙

陳八針灣監糧蕭仲弘許景初萬省座林仲孔莊觀或乃下品  
極意用沙

濟老施花惠知客馬大同鄭少舉黃八兄周染宣溝壑中墨沙泥  
和糞溝程之

李逼判竈山米蘭鄭白善魚鮑用山下流聚沙泥種夕陽紅以下諸  
品則任意栽種此封植之槩論

### 灌溉得宜第五

夫蘭自沙土出者各有品類然亦因其土地之宜而生長之故地有  
肥瘠或沙黃土赤而春有居山之顛山之岡或近水或附石各依而  
產之要在度其本性何如尔不可不謂其無肥瘦也苟性不能別日何  
者當肥強出已見混而肥之則好高腴者因得所養之大花則  
轉而繁葉則稚而健所謂好瘦者不因肥而腐敗吾未之信也一

陽生於子亥甲潛萌我則注而灌溉之使蘊諸中者稍獲強壯  
迨天萌英逆沙高未及寸許從便灌之則職然草簪豎南薰之  
時長養萬物又從而潰潤之則修然而潰潤之則脩然而高鬱然  
而蒼若者精於感遇者也秋八月之交驕然方懺根葉失十款  
老而貴此時當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洗之過時之外合用之  
物隨宜澆注俾之暢茂亦以防秋風肅稜之患故其葉若拳、  
然抽出至冬尚格夫八分蘭之次年不與發花者蓋恐泄其  
氣則葉不長尔凡善於養花切意愛其葉、從耳則不寬其  
花之不繁盛也

### 紫花

陳夢良極難愛養縮肥隨即腐爛貴用清水澆灌則注也  
潘蘭雖未能愛肥復以茶清沃之莫得其本地土之性吳花者  
來亦好肥種亦灌溉之一月一慶

趙花何花大張小張蒲統領金錢邊半月一用其肥則可陳八尉  
淳監狼蕭仲和許景初可首座林仲凡莊硯成鯨有大過不及  
之失亦無大害於用肥之時當時沙上乾燥遇晚方始灌溉候  
晚以清水碗許遠之使肥膩之時後以下漬其根廣新來未發  
發篋自無約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頡以翁翻之友儲  
萬雨水積久色綠者問或進灌之而其葉則發然挺秀濯  
然乎爭茂盈臺簇檻別翠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白花

濟主施花蕙知客馬大岡鄭少舉黃八兄周染愛肥一任灌溉李  
通判竈山鄭伯善肥在六之中四之下又米蘭亦如之

魚魷蘭質水苗緊不須遇肥獨以穢膩物計澆之夕陽紅云腐  
青蒲觀堂至名第弱脚肥瘦童亦當觀其沙土之燥曉則灌  
溉晚則清水灌之獄畜雨水令其色綠沃之為妙

惠知則等蘭用沙沙敷去泥塵夾糞蓋泥種底用麓沙知糞  
鄭少舉用糞蓋泥和使晒乾種已上面用紅泥覆之竈山用糞  
壤泥及後沙內用草鞋屑鋪四圍種之累試甚性火凡用輕鬆  
泥皆可

濟老施花用糞泥用零小便糞澆濕堆晒用草鞋屑圍種又竈  
山用圍泥下有糞澆濕泥種四圍用草鞋屑然後桓之 跋

余嘗身安寔然一榻之中置事物之冗未紛至之後是度然長  
象香芬頤怡神點生舉日一視不危精神自悟、然也種蘭之  
趣然之否不澹齋趨時庚敬為一卷以候知音余於脩歲之暇  
寔前植蘭數盆蓋欲觀其生意也每日一因移其側換之太息  
愛之太縣非徒悅自又且洗心怡神其茅茸、其葉青、猶綠  
衣即挺節獨立可敬可慕迨夫花開疑晴滾露丁態千好董  
風自來四座 都豈非有國者乎親朋迂訪遺以蘭謂予按  
味耳三畫得愛之春之一人因其譜想其人又豈非德声其

較者乎時已知歲中和節望日嬾嗔子季子謹跋

蘭譜與法 分種法

分種蘭葱頂至九月節氣方可分栽十月時候花已胎孕不可分種若見雪霜大寒猶不可分栽否必損花

栽花法

花盆見以 碗或麓覆之堪於盆底次用盧炭鋪一層了然後却用肥泥薄鋪炭上便栽蘭根在上如根糝况滿盆面上留一寸地栽時不可以手時况担實則根不長其根不舒暢葉則不長花亦不結看乾濕依時候用水澆灌

安頓澆灌法

春二三月無霜雪只放花盆在露天四向皆得水澆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則以小繩束起葉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暑遮風處四月至八月須用踈眼竹筴遮護容見日氣最要通風

梅天急逢惡雨須移花盆放背日處若逢大雨過又逢日晒盆內熱水則盪害葉亦損根過雨開時若枝上花蕊頭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蕊頭便可剪去若留開盡則奪了來年花信九月看花乾處用水澆灌若濕則不可澆或用肥水培灌一兩番不妨

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須用簾藍遮護

安頓朝陽有日照處在南窓簷下但是向陽處三兩日一番施轉花盆乃面俱要輪轉日晒均勻開花時則畔皆有花若晒一面只一處有花

### 澆水法

用河水或波濼水或積留雨水最好其次用溪洵水切不可用井水凍了澆水須用四畔澆均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也

四月若有梅雨不必澆若無雨時澆五月至八月須是早起五更日未出澆一番至晚黃昏澆一番又要看花乾濕若濕則不必澆如十分濕恐爛壞根

### 種花肥泥法

栽蘭用泥不啻四時遇山上有火燒處取水流水火燒浮泥尋蕈菜草燒灰和火燒泥用或拾舊草鞋放在小便糞中侵日夕拌黃泥燒過黃灰却用大糞澆放在一壁儘數兩打日晒三兩箇月收起頓放開處栽時花處用

瑞香花種時用前項肥泥如栽蘭花法一卅安排盆內種只要泥鬆不可用實泥如用栽花時將泥打鬆以十分為率八分用肥泥二分和沙泥拌之

### 去除蟣蟲法

肥水灌花必蟣蟲在葉底恐壞葉則損花如生此物研大蒜和水以白筆蘸水拂洗上乾淨去除蟣蟲

遇盆内泥乾時則用茶清水澆灌不拘時用須用河水或留下雨水切不可用井水四五月花至八月內交遇九月節氣便可分花蘭之旺者有二三十箇花頭弱者只有五六箇花頭恐泥夜分時種無盆泥取出再加肥泥和均入盆栽種

氣鱗水亦肥須是浸勻氣味過日夕反清用

盆有竅九不要着凡地安插恐地濕蚯蚓鑽入盆内列損壞花又休要放盆在馬蟻窠處恐引入馬蟻則損花

黃葉用茶清洗灌

有黃葉處連根披去花盆要放在

南架上安插令風從底入為妙又免蚯蚓馬蟻之患九月分花時

用手劈開擘不開時用竹刀擘之休要損動了根分訖如法栽種

說郭目卷六十四

積善錄

續積善錄

景行錄

漫堂隨筆

真罕記事

鎮語

灌畦暇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韓魏公事

花文正公遺事

九河公語錄

卷六十五

羯鼓錄

開顏集

善譜集

觀時集

臨復隱居詩話

續有諧記

采異記

神異記

香譜

卷六十六

酒譜

竹譜

續竹譜

卷六十七

沐公談圃

平泉山居記

同史異纂

驛國樂府

轉論

卷六十八

釋常談

卷六十九

善誘文

翰墨石

瑩雪叢說

續鷄肋

庚溪詩語

卷七十為譜石湖老圃

梅譜

榮辱志

蘆譜

芍藥譜

海棠譜

說郛卷第六十四

南溪野史陶

宗儀

纂

積善錄十二卷

宋黃先大

宋行甫芴蓬山居士而豐人

心者善之本也寵夫所本末始不善不幸富貴到宰者旧之故不善之心自是而生其間能不失其本者百無一二焉是以無富是無貧賤作善者常少而作不善在常少無之惟也紅子嘗自掣世間積善之士鮮有不終吉在故易日積善之家必有餘兮日又善不積不足以或名喧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少也賤負

笈四方經歷世放屢常悉難凡所聞見賤履有益於人而可詩  
書世者未嘗不積書中爰摠管兄哀集得一百餘事自曰積  
善錄皆所以言修身積德脩物也龍與天下善士無行之願自  
王公至於庶人或知積為之善終言故言不文最不錦每事宜  
迂千首要在明道理遠倫類辨是孔逐世脩使賢忽貴皆均  
以潤曉者也或曰子之言可以達理若更加潤色則盡善矣子曰  
不喜午朝之章之盛超軼漢庾所不足在節義匡之見蓋在  
驚世諭俗到物清人仙以之為所患焉間類逆耳骨鯁之言  
與世倍違在甚多未覺有毀譽之松龍而公言在我好惡  
在彼吾仙容心哉若夫增廣喜事削在繁蕪則有賴於明  
哲於子時浮逃戊冬南豐真光火行甫序

為文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忠學子之孫師而不能盡師  
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門為不  
為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為無知斯四在天下之大經  
誠不可為也欲盡夫為父師之道者無他唯萬止而已制之以  
養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匠為文師尼為師不道如是也  
躬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唯敬與須而已敬之以禮須  
其教而則罔不令雖曾參之為之顏回之為弟子不過如  
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無高一也為人而不能  
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之人也尤人網必高天剛或日如



彼之顏藍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係指諸子對日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與庸有怡之以嚴正而不學者焉嚴正不足以始之則在之方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篋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動之人也人之欲而已韓愈所諛夷狄人皆人在是也予敬天之下為父子師弟子者各大其道

故法形言夫人之為人莫善於能自守故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守之本也勉言人能守其身其本能守其本則古未有無所不守小而子女玉帛富貴爵祿大而宗廟社稷家國人民皆可守也苟不能自守其守貧

賤得以移其志恃長是以啗其心如此則非達道非其載非皆者安能保無不能如是則雖小者亦不能自守矧能守其大者守柰何士之為士莫可不自守能自守則不失其為富貴且達焉士君子不能自守則不失其為貧賤富用為先愚知斯二者斷無疑員故曰人之為人莫善焉能自守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於定國始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具孫叔教有溫蛇之阻瘡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阻亦甚易積不以富莫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矣蓋所謂積陰德非記廣散金數多方布施齋護僧道建造寺觀然後謂之積法陰凡為

此在乃愚人作業福積陰法也或曰仙謂業福子對曰蓋後  
匹聚之財取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俱故均  
之作學福積陰德在也夫所謂積沙法在當常揚不常將之心  
出入赴九種竹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姑以一斤小者言之如  
蛾之赴大愷之墜而吉然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飢實告  
結飽暖之人有疾尼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難 人之仇然濟  
人之資困不喪人之善不成人之患不官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  
陰德之積德之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加  
厚矣殆見天下之報也莫匪福壽之增蒙門戶之盛大子孫  
之榮顯若不可辭者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故王在郊苑然後用特  
惟此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也然後世壞法棄禮矣庶人而竊  
食牛牲矧於羊豕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紀惟有罪縱有  
福如天亦滿去矣蓋彼有不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放食之有功於  
民不忍食之若天道拜者輪流食牛罪業之重報石之連人  
不後卒然而陰陽殊途罪福一頓不言而喻此等事吾儕  
懇與不知之安可不戒也

予常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矣往者勸人以  
酒故恐惡意恐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人賓豈之勸也予  
當闌危蜀公樓梓契丹勸酒處便禹見善請曰勸酒當以

量也。若不量如槌役而不用戶亭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當倚生手衣冠之固。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比酒強人而彼人失禮。節禮情性。甚至於吐哇而後已。此始不若狄夷之知禮。實可恥也。夫可醜之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正其過而說其德。庶或無愧。古人完生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

世間萬物。天聚地散。自然之禮也。夫金穀寶貨。雖禹米之貴。久聚尔散。然彼所以散者。蓋於春天下而散也。自不為此而散。必若鹿臺鉅橋而散其散一也。是言之則金穀寶貨。常人豈能久聚而不散。子亦豈可久聚而不散乎。見世之愚者。常聚金穀寶貨。自理可使子孫世守而不能如此。真痴莫耳。誠可恠

笑及夫物之為矣。也不如水火去則以盜賊去。車輿獄謂去不肖之孫。去蓋彼之去也。未有不由山教者。此事自古如然。非止今日是故。鄧道也。胡山不能有力。石崇之金穀。何嘗傳百。年金穀寶貨不及久聚也。如此故乎。欲積善之家。若以其余者。廣施惠於親戚朋友。故舊鄰里不足者。小民之質。因者人有志難疾。古者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彼則復聚於吾子孫者。無有窮極。蓋陰德明功厚矣。子時為是說。以勉世之不悟者。去君子母。但不知言也。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謂道入宅院。未有不為孔行者。此事之必

然不可隱者也予竊况世之士大夫富兒家春全僧道入宅院  
與婦人同起居而不知恥殆其父見分熟則不有為彼所淫  
清者其間無知之輩至於事露醜重而亦不恥不禁悲夫世  
間如此等人何異於鳥獸予不忍聞見此等事惟數賢在智  
者而今而後知僧道不與令入宅院故楚亦有此輩只堪林  
下見不宣引到畫堂前

人之養生難不可不足若照有余之以東甘旨供祭祀養妻  
子修祔臘之外夫後仙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  
夜眠八尺何必區、勞心埃以來歲富年汨泊於難貸利哉  
夫如是者乃一守錢需為兒孫作馬牛也或曰 弱馬牛子

對曰夫富者之為利莫非故債取厘利將勢而盈并使致  
貧之下民終日逐到以償其債貧中人家終為業以待其  
吞併其或事窮力盡則亮妻鬻子身為奴僕而後以丸此  
之所無孔為呪縣作馬生也嗚呼不徒丸作馬生而旦生作  
馬牛彼所以不自知其身為馬牛者未變其誤角馬免鞭  
策耳苟曰為子孫計則何不積陰德以遺之開義方以教  
之使子孫自取富貴故意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傳曰愛  
子教之以義方何區、為彼作奴僕往貨利哉倘子好賢  
必能為我字之其或不消則我聚而彼散及取笑搯識在此  
沮、然無世無之不必質督者知其姪英忍者上知其然也

予嘗憫人之易富貴者不悞吾身為呪神作馬牛放物為是仇以善之

治室家御妻好之道當以道正與夫仁衡大拒婦人女子之情性多淫邪而少正尚善怒而多乖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則無睹不知其內有怒蓋未有久而不為害者 下御之以和則動違礼其事多 其心無憚蓋未有久而不兆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是均也故予謂君子之治室家御妻婦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尚以彬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嚴今寬之樊然後掌之以正教之以義方和之听礼撫之以息勿啗其言勿受其制勿後其役仕听可責之文事使以不怨之勞有能不丁大寵有過不可富治牽寵不為彼所識指畫不為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者所耳連者皆在吾術中雖欲事不測而精不和 連瑄而事自苟內有所怨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教者死不可得而為測君子之治室家御妻婦之道如乱而已矣

續積善錄五卷

元馮暮周

子士可荆川人

人有此人心即有此善者何理是也理具於心猶木之根於土未嘗少高故仁義礼智蘊而為心之体自無不善惻隱羞惡慈讓合非發而為心之用者亦無不善者理之本然即書所謂道心均所謂心盈子取消良心已良心固未為克滿然知善之根

於心則可以保養此心而不為私。所懷心有訢養則應事按物庶乎善之行矣。

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即則為故心得五行之秀氣而方寸之間虛是洞徹然非理不行故秀氣所聚而理具本中其及其事而其所之理及隨感見而是則理氣二者合而為心而得之於天書言上帝降衷孟子言天爵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皆謂此理之善而本於天子者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重而及轉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有所不行者其可乎哉。

人之善莫大於厚孝弟其不善莫大於子孝不弟世蓋有愛散他人如愛敬其親友愛四海之人如友愛其兄弟者彼且知此為善而不知善有文於此者故也嗚呼父母者生我者也兄者先我而生者也此天性之至切而人倫之大者也孝弟有虧則雖有也喜亦不觀矣事親事兄之道孝經論語孟子禮記言之備矣為子弟者宜熟讀講說而行之。

易恒卦恒者久也巽下震上震長男巽長女男在此上男動於外如順於內夫婦之常也晏子曰夫知而義柔、而生世有以色衰而棄妻亦夫死向米而改嫁死失恒<sub>及</sub>之過也偏於愛增而不睦溺於情慙而苟從作和而義也強得而失於專媚悅而涿於涵化柔而正也凡齊家在切宜知此夫、婦人能知首父子之所以親兄弟之所以睦男女上下之所以整肅家道之所以成言不繫

焉可不謹哉今子<sup>弟</sup>之失其大者有三自少即思衣服之鮮華  
飲食之豐美惟利己之緊惰安逸而不恤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  
讀經史惟事嬉逼度日納人廣坐論古人之通則情無所之聞世  
款之言則次九而善既不知恥習以為常二也身既無學具後  
惡人故於勝己者則遠而不迫於倭己者則悅而相親所言一真  
孔膺下所思莫非頗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外  
子長在所不與上官鉅人所不止月荐揚款立身成名起  
家以先其祖宗可不苟孔其澹泊而務奢開近身德而違  
下流則所知在聖賢之道所聞在正大之賢言所文在正大  
之士所行在向止之事如此豈不是以成今名乎引為子弟者  
毋幸听予言為老毛一不可人亂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穀三不  
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財物責備人飲食  
七不可揀擇便利處自處八不可品藻優廩前輩九不可此  
言毀長上及他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爾自標置十一不可自  
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酒年恣意遊蕩十三不可好勝鬪訟十  
四不可以怒氣加人

景行錄 言

元史弼

字為健前藻徽老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景行錄之所由作也是錄凡百余條言  
近而背逼守約而施博士大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可也予甘  
懷如春風願與天下共故誘梓以其廣博治名前乎引棟英

云乎引火德辛丑土巳前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與  
草政事史

寡言擇交可一無海各可以免憂辱無瑕之玉可以為國瑞孝  
弟之子可以為家寶為政之要曰去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孝之無勞坐密室如通衢馭寸  
心如六馬可免過、語人之短不日直隨人之不日又 知足可樂

務質則愛声色者敗之其思慮者殘生之本 結怨雉人謂之  
種網拾善不為之自賊 以眾資已者心逸事而滿以已禦眾者

心勞而怨聚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墮未退倪仁入在已謂  
之自得雲之者是以驕妻妾自得者多以教公卿各名者宋

具身多財者未具 廣積不如處子避禍不如者非、責人無  
不全又自怨在不改過 自滿在欺自矜無、忍自賊在忍真

言則香謗真欲則保身 本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  
操梁三村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與人

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可不養哉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君則無往

分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宣過已怒已之心怒人之全矣遺子  
孫者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經以善自衛者良

婦人悍者必滿醜者密妒士大夫謬 陰在疑也然之  
理荆則共而不力獨梁不宣而不可眾彼利則欺眾謀則



泄 溺愛在受制於妻子患矣 屍已於富貴方今為一  
瞬之粟孔若敢而活凍餓書幾子有人處敢軀以不履何  
如范寰士於一席之地耶 大丈夫見善明敬重名節於泰  
山困心列彼輕鹿生如鴻毛自信者人亦信之矣越皆兄弟  
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實告不來門戶俗詩書  
無教子孫愚 貪是逐物於外欲情動於中藻經辱  
淺利重害深桐不可以倖免福不外以再求 或問梅廣  
曰以先是命先生曰往是也凡性於不可道不迫人情符命之  
士也 勸在貴之本倫此富之原 網莫大於從己之欲惠  
莫甚於言人之非大丈夫當容人 無為人所容 大造乃  
不可屢集金石文字不可輕為皆禍之濡 覩朝夕赴臥之  
早晏可以下人家興替養人將以立事立事所以養人 人動  
則割人嬾則棄

漫壹道筆 一

宗能并字正仲全柳人

翁挺言錢景述子之媒云其從兄死後蘇云冥日見其兄問  
女何因小吾為幼口王門宗為爾入問之書曰果往也引入門至  
其館曰地祇可長姑母所得吾他善但因大娣母欲讀誦金  
剛經乎求本寫與之遂免罪苦但未受生耳大娣母所誦  
佛名因積他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華麗日族林  
某人寫華經致也第谷以某人畫未下草寫日本發心閣

已成矣俄頃見可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所下馬視之乃吾  
居厚王與之阮祀就坐吏卒安牘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吏  
可奉一二者間之吏卒某事相公所建議耶或他人參之  
耶居厚日某所為已條奉人答如前即見陰晦黑風吹居厚  
起少厚時不見曰已墮無間地獄矣

李會官 大言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以下常如水冷  
彥國官建州陳氏一日至親戚家遇狂僧王姓者曰夫人前  
生為宰相妻妬殺孕婢井中今腰冷乃報也陳氏後死  
以柩歸金梭過宋舟夜沉水未日釣出甚柩歸汗中者經  
宿

沈錫昭子言郭權乃其妻之舊親權為尚書郎常寧初  
卒復蘇言真中事甚可長有一獄題為機止見一貴人被械  
白鬚大因似劉忱蓋權不欲斥言乃王安石介甫已也蔡卞  
妻乃石女合人問權云不也但作些好功德安石乃錫舅

### 真率記事

旧有秦少游責監慶州酒與胡子之一帖說債宅云遂方  
必無閑空地宅如都城飢債然括蒼士大夫淵藪其父兄必多  
質聞僕無居宜有輒居以見賃者幸前期聞之不然使遷  
客有暴露之愛亦郡蒙傑之深征也輒情事契故此篇記

未老云四方無箇好濶予應曰吳江乘 亭中所記第一濶

也未曰得之吳第一濶也

京師李小嬌一日與士人相向坐戲云小嬌彌服裏兩箇甚磨物嬌曰我服裏兩箇牛

誚語 一

宋司馬光

蔡確鞠相獄朝士被繫者唯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諸家饋食者美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拘撓均而分餉之累日不開幸得其問無罪

不恧

張直甫云

章導者邠公之疎放奉進士在京師館捨劬公之弟報

簇父之妻為父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拒所就時包布仁知開封府不復深探其獄贖銅而已姪而及弟在五六人

間博夫不如意謂讓考授官交人請觀其數擲地以示之士論皆忿其不叅熙富初台誠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洵李丞之荐博介甫曰聞博無行承之者承之所薦者寸也顧博十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馬公試名與語自當愛之介甫乃台見博素口辨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擢用數年間至兩制三司楊作云

灌畦暇話 一

無名氏

灌畦暇語有仙老圃矇類之云也嘗憶蚤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子是名即甚苦辛力盡忠禪僅能如願終止枯腸不貯機穿不能隨世低昂中

年以來漸識撫快頑骨中有所謂不可刮磨者惜不均吐則更  
自憊艾不伏敢發迺知昔時所為苦辛以求者大可殺饕非但  
無益抑為身妨吁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財貧者哉於是決去脫  
紗纓矣故丘宅旁有地弥毗蛇行趨濕玉氣決衍甘并在家  
不病於汲除治之時蔬日咸宜哉夫籍暄於春陽射利石爭資  
潤於泉脉乾渡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為力可以不匱率  
歲而討入其為牧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臯說悅暢貧救曳  
履暫出郊墜比憐人之保相與立曹相與談忽竟吻頰吐咤  
故態積發或童顛之叟或祖有知識之少年時相辰捧覆  
一笑意雖不論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源日迺有得逋  
故以暇語題辭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夫其視於舜而四日山照寄其聽於舜而  
四听以遲堯與舜一体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得無而多老圃  
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如泰山之二世矣乎一世惟  
不能視也而等其目於高 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為馬二世  
唯不能听也而寄其耳於高盜深山東氏昏馬仇而贖不得聞  
身死望夷之下奈紀忽諸難薶醴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  
事不可以不察也

甯戚歌于齊桓公殿歌路無從飯乎車下逢桓公夕出乃叩角  
而疾歌商声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不 耐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何時且桓公聞而  
異之令後車載以歸與語之挽擢為上客而預問因事其後  
楊輝以列卿彼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声之詩曰田  
被南山蕪穢不治種豈一 落而為箕人生行樂尔須當貴  
何時是時有與憚力柯能者騰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  
下之吏當以大臣怨排罪及之族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記以諷  
亦一也放其債辭審話尤為深切一則以對一則以對一則以族當  
所遇者不同歟抑揚涉於有情而審物由於疎遠者歟夫人  
至內貯私意則聰明不聞勿乃不聞則積生忌諱則宜言不  
聞而朝廷非辜矣纒甚之當來又棄之以危中國士噫魯地孝  
宣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仙人海春居鬪髀山喜笑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數其藝云願季  
鳥而無無一日眷變其形舌 石均不知之乃坐旁石上而嘯春  
所化石應之無發声傾山動聞云雲為之不墜約如是春驚再  
起拜以祈請焉春裏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辰不是乃得嘯而  
風生於虎也老圃曰失氣於雲虛則疑而不散八田於各則鬱紆  
而不達声則於虛則圃而不息留於實則漸盡而不發虛之與  
拘則大笑當唯咲音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方刑錯凍日按於  
化而不恒風生於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在忌其同位酌動所

烏鹿菟詩葉間以白武帝、意以不能。未幾得道士既章事  
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見騎詐宜織尔非羊  
與高堂供麀鹿食老圃曰天子之於言不万以無釋也外處嫌  
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如省媒孽之人為構於旁約之下鬼也  
國宜故曰禍藏於敗撤物不可以不戒

昔蒲且於善戈者也營何開而說之後愛其術而釣以聞於營  
國近吳道女亦師張顛法軍而世侍其畫以為卓絕老圃曰古  
之善孝者不師其國而師其所以聞者迹也所以同其心也故  
騏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余生引辰  
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被李戈而後釣姬書而善

畫時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學當盡又有為方而不矩為  
真而不之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真神千變万化其迹旁  
收結曲而不可以為方其所以師為者丙丙如丹天是之謂善毋過  
如吹毛而暈畫之豐者蹈砥以辨竿淺之浮沉啓吳且不為而  
况不為啓矣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於張氏之則儒也

東坡黃仲業乘間事心養生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妄是事生  
其足養夫固虛而運想、成則以虛而為實、不可以為發也復  
且響於虛笑昨之所為實者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明、立  
則以無為而為有亦不可以為發也復且響於無矣昨之所  
謂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實是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

之囂寂定氣除子復何存子誠嘗現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  
記侍於木焱焰既合五者如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而大火  
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之動者之謂惜性本定  
也而又必有其定者烏是中之波色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  
轉者烏其沙甲之金也沙中之金田相以聚則極而為沉其沉也  
重水之中波田湛而揚稍則極而為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  
勿虛也積重者所以勿有也嗚呼吾所聞於吾師有止是矣  
心妄足事足養子亦嘗擇焉於吾言者矣

五國故弟

二子

宋

偽吳楊氏

先生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美王滑  
借号約建州為武呈帝者号太祖

監

不借号滑林矣乃  
追謂前景白皇帝

渭

借称大美姐  
盜日宣皇帝

溥

堪号為讓皇帝於李氏情注之後  
為言上思皇宗古護皇帝亦非美也

偏唐李氏

先生昇

偽盜為李帝星  
寅日為烈祖

嗣主景

偽茲為至道寅文  
為皇帝留号太祖

後生燧

入朝封 念侯後封路  
西郡公追封美王

前蜀王氏

先生建

偽謚神武亨呢明  
惠皇帝有号太祖

後主衍

歸降唐明宗  
追封順至

後蜀孟氏

先生知祥

偽謚皇帝廟  
号 廟祖

後主昶

歸朝封柔國公蒙追  
封楚王謚曰恭受

偽漢彭城氏

先主嚴

偽諡天皇大帝  
廟高祖

第三主珍

偽諡  
殤帝

第三主晟

偽諡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西多中宗

後主銀

入朝封恩救侯  
死封南越侯

偽閔王氏

忠懿王五雷知

不  
號朝廷封國王知諡  
忠懿延鈞借位偽冊太祖

王延翰

偽稱閔不借帝號  
喻年而終死開偽號

王延鈞

偽稱天閔皇  
帝偽號惠宗

王延義

愛偽號為朱所  
咸元間偽王

王延政

建州僭號大殷皇帝尋  
偽人所虜偽封先山王

宋屬王延稟

王延術

朱文進

卓嚴明

李孺瓚

泉州姜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

偽吳先生吳王行密廬州今熙人方舉三百斤徵時居常獨處必見黑夜人侍其側後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里繒募其首號曰里云都墜密長子既襲及位徐溫張顛謀致之支楊謂為主謂辛 湯王溥襲後偽諡謂為宣皇帝溫出鎮淵州以其

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為宋瑾所致即日其事聞於景州知誥、

謀於宋齊之日請以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記聞令公 即諡也時在潤州

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能全公當也諸子入代明公無望名知誥立

徒之溫聞知謚矣入遂罔而許之加既代知訓以厚重情金鎮其

時備溫嘗近泊知語弟侍奉謹溫諛弟子曰事在二哥矣知

誥之兄知詢以檢溫既卒乃代為金陵節度為政暴惠仍與知誥



爭權知誥遂結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  
列徐氏將移楊氏之作乃以升州為大吳西郡揚州為東都聲  
言將迺楊氏於江南改曰沙為迎奎鎮我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  
營室於市山於溥居之丹白受禪老區、知誥謹上知尊曰尚思  
玄宗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賊詩畧曰烟凝楚岫愁千點兩滴吳  
江淚為行無第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良及時逼弒方誦佛  
書於樓上使者前起得以香爐擲之我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艱  
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為之唯加鴻尾閣而  
檻已其餘女奴音樂園苑玩之屬一無增如知誥姐景乃即位壬  
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

白二人殺之無唯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  
從因仍其号至三年丙辰玉師遂入惟南時韓侍衛令坤日太師重  
過並為戎師玉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戲立唯人得迷江而南者  
尤衆悉如狂及之言周師未南狂而確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米  
也及揚州建春門有籠籠木蛇者而  
體之謂檀出於永次衆以為應矣未幾王

師父光鋒騎兵皆唱蕃頽其首句曰檀木也方明其兆煜景之  
次子本明徒嘉嗣馮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尚奢後嘗於官中  
以銷金羅幕其辭以日銀釘毒唱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馮眼糊  
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畫小木亭子寸容二座煜  
與愛姬周氏對酌與其中如是數處温善音律造念家皮

振金鈴曲宮者取要而言曰家山破金陵曲又建康市中染津之  
榜多題曰天水碧尋而皇家蕩平之悉前代也

偽蜀先生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為餅師初以唐朝之命折黎雅  
功蜀四州為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  
乃借大子長子元曆謀作亂伏誅乃立其小鄭王彬是為主建  
在偽位十有二年急於督責雖倉庫克縊而聚鈔不已末年  
苦於痢疾疼楚尤劇但生錦囊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  
無數列於牀前詬我日重賊厚鈔以至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  
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術即偽  
位荒馮色出入無度嘗以繪練數万段結為練樓山上立宮

殿亭閣一如居常棟之制衍宴桌其中或踰句不下又別立二練  
亭於山前列於金銀鑄之屬取御厨食料豈蟬於其間術凭練  
棲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練山之前復宇一渠以通其宮中術乘醉  
夜下線山即從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從畫船倒抗矩蠅千余  
條逆照水而以迎其船歌樂之聲佛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酷宴  
至曉練棲風雨遇露雪所損乃易重之無所愛惜好戴大裁  
帽蓋欬泚已而人以為泥首色羞之兆耳初建王術為嗣鑄銅  
鍾於佛寺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以鍾為立太子故也  
今其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尔及八日其鍾墮地龍首摧  
落建澗之不擇術果八年而亡術之八年大率其母后等同章

青城至咸抑山上清宮道駕宮人皆衣畫曰云霞道服自製  
甘州曲辭親於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解京稱腰身柳眉挑  
臉不矜春薄媚之精神可借評論落在風塵宮皆焦声而和  
之術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術降中原宮妓多論落人  
間殆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為順公正後唐玩乎蜀上乃以太原  
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童誨用事知祥  
乃絕朝貢尋以長與五年遂僭大号初王氏在蜀建初宮殿皆  
記太匠孟德名字氏梁俄而終為孟氏所處知祥僭号寸七月  
而終其子昶嗣偽位昶尚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余遂迁  
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克之以有  
司引至拔死昶親選桂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惧其受  
選皆立求謀代而嫁之謂之驚婚昶之母若積後唐積慶公  
主之從車也頗各慈捨而昶亦能京之反歸皇朝終訖天命遂視  
李氏迺觀王術禍福之道蓋相方烏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  
馬至地婦人繞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曲万里僧  
三百万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  
述事其間者哂之曰大閤其應天順人有如此延鈞既位改名璘  
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是生殿門俄而遇  
殺延稟審知之食子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見也翰既  
死稟自泉州率吳而至因立迎鈞為主自还泉州將打謂鈞曰

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識其言後因詐疾以死於稟、復來  
遂以兵迎於南臺江堯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  
再至矣因矣裒之無諸市粟之子繼倫皆奔浙中祖本名繼  
鵬偽封福王即鈞之長子也既為皇城使李倣所弒而立昶、遂改  
元道之性狂狷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  
軍悉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過義於私弟立而之延義審  
知之弟二十八子也延義即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隣國曰之軍踴躍  
於門前群臣歡呼於下曰迎義位在為長夜之飲自宗室泊宰臣  
而下多以非命見誅末年偽為客省使朱文進所弒王氏遂滅忠懿  
嘗問山僧國祚脩短僧曰大王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闌至開運  
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

延政延義弟義即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  
為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為武鎮復後僭号称大殷皇  
帝改元天德延義遇害閩人有逃延政者會為兵何攻不能不使其子繼  
雄至又進拒而殺之延政終長春宮囑卒晟乃襲偽主改元應乾晚  
年積忌功臣宗室誅戮相娃每誅親族弟子皆鳩死女省色遂置  
嬪之御列歲之所為雖蠻夷不足以論埋而人內實所忍聞焉銀晟  
之長子也襲偽位改元大寶委改內宮內号澄樞及方人盧瓊仙人  
引巫樊胡子教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銀鍾父足大奢立万  
岐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十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

千万末年野筆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余步孤鳴鬼哭妖怪  
日任至干亡國銀既為大兵所敗豈下乃燔蕪府庫寶貨之外其  
珍珠美者凡四十有六寵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珍珠竟鳳鞍把  
以獻太祖謂郡日聞銀所貢悉皆乎制太真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  
而銀在南越偽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罪族改彭城郡公文進封衛  
國公反薨追封帝越王

閩忠懿王諱審知先州固始人長兄潮吹兒圭及審知軍知号為三龍  
皆以唐末起兵為黃巢部伍巢敗乃領其眾入泉州旋自泉州後入  
福州初碎石僧為讖辭曰巖高潮水沒潮退天口出蓋言潮破福州  
陳岩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巡輪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輸凌博凌

氏之女性悍妬而残忍嘗以練磚姪侍而鞋之練盜染血吉乃土支  
置木掌欄人亘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凌斃於中途或曰忠  
懿暴終博凌之鳩故也迎釣審知次子延翰殂襲其位僭大号称國  
号曰大閩改元龍啓即位日既被交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  
詐飯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景師乃万里朝天之驗矣

偽漢先生名麗後名龍衣

尤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龍衣自  
大乃尤天合成其子殊不與也

其先上蔡人徒閩之仙

遊後廷蕃禺困家焉文謙為賀水鎮將既率以真子隱嗣而嚴之兄  
也先時唐末天下征鎮不受代而瘁王知親應石門也扈蹕功授唐  
廣師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親隱皆迎級朝諭嘉之尋自為  
廣師卒嚴代其任梁朝命并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借号改元乾

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為王九年分月白虹入其雋三清殿中頗憂畏會  
有詞臣王宏欲說岩乃以白虹為白龜見上賦以賀之岩大悅乃改元曰  
龍更名龔龔又改為龔岩性嚴酷果於弑戮每視事則垂薦於便  
殺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臭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  
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飢体腐爛尚能行立久  
之乃死其余則鎚鋸互作血閃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佛庭  
庶而名之屠吻必垂延及頗鎮若喻膏曲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  
有司候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唇毒龍之類非可侍以人倫也岩  
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請宮皆極坏麗照  
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他而簷楹榱桷示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  
侵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上棲之上上嚴親書其  
榜其余宮室殿室患因之岩姪子分嗣位是為殤帝昏暴益其  
為長夜之飲其弟威使壯士夜以角觥進而殺之于歸於江南封自  
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  
縱曰服巾擲日易一汗衫能為詩亦好說佛理辭人禪客謁見多  
為所阻宅中声妓皆北人將永妓必圖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圖例  
題曰寸 兒如此以是異其見慕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寺始  
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  
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重船無失墜者人固謂之招宝侍

即朝廷贈迎彬雲州節度使及本復莖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尤有者曰兩衛前後訟掌清軟錦披袍擁鼻行兩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声因携火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美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以謝宣城人多誦之偽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客省使既弒其君延義乃稱藩於朝廷行福年号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平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姜從效殺文進所署制史之進發兵攻之為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旨建州以從子維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指揮使李孺贇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萬達將自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遂自立孺贇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復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歟其偽皇子之列既而名之使親復不听命遂為江南所攻若急於斷兵救之圍解乃親於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兵所戮其弟孺贇亦誅焉

姜從效泉州桃林人父韓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陳洪進等提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頗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頗而立王維勳以應建州文進率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尅建州從效首清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魚中書今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間頗亦強盛建隆士戌歲

發疽死衆立張漢思為師以洪進副之初從効有泉南之地洪進  
為大時與張漢思同列從効死漢思有其群且請節制於江南  
以洪進為節度副使而頗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漁  
恩惶或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  
廢之洪武進因請命於朝廷授平海節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  
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令謚忠順

韓魏公遺事

宋

石守暹編三朝聖政錄特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教事為非其一  
太祖惑其宮鬟視朝宴群臣有言太祖悟潛同髮方翮寢教之  
公曰此豈可為世法已溺之逆惡其逆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  
變將不勝其殺以守道服其情議

公在相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雷動風行雷兩作解之事斷句云  
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歎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  
此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羨老圃秋容淡且看  
寒花晚節香公若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尤着力所立  
時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席陷老枝擎重玉龍寒  
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  
莫見其指此類也

劉御稟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悉上筆餘三  
冊公卿多題於後刻到北門宣問出畫冊謂不得公教數字為恨



公題云觀畫之彬他為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得真之多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說以觀列氏之畫可逃乎哉安

陽卷中題

時以聖請相上使劉宣用

人謂此術不獨可現畫亦可現人物也

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為小人所欺素何公曰不然亦現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明深以明淺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皆嘆以為不可及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蠶之毒物避之止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臨事若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移成則敗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其成至誠自信如此

公言王文公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世於堂前弟

皆擊破之家人惶駭之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沮躡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公因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同不可愛亦不可苦當其罪雖日敢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有非毀但當及已是不

是也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定卒惡未陳下執籌不請魏公時為師聞之馳入倉門群卒約十余人皆持米前許公曰米乃如此余人皆退出懷中未一裹曰某

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斛約八鉢內地不售一百金分雖凍下售猶不  
失四鉢皆適自汝扇搖命盡幾十卒於前公疑然不勲軍股漂公  
乎曰脩脩如不能為者臨事制變乃如此

韓魏公事

宋題寅

寅自及第初任黃作寫漕遇韓公自擊施為皆不可及故寅之  
所書皆撫其實庶以信後世紹聖四年七月日朝請即判南京國  
子監護軍賜緋魚袋起寅

治平中厚服藥一日崇故殿起居上忽疾作在殿不肯服藥崇公  
揭簾直入楮笏腰間抱英宗頭言琦琦英宗視公方服藥治中  
四年正月六七間外內傳言皇帝已上仙八日公早朝至簾下間起

居慈聖伊尹泣云皇帝夜未已上仙公且乞捲簾左右忿遽只以  
掌扇遮就西序急避與魯公永叔直至福寧見厚陵席地徐揭徐  
面帛飲泣便出下福寧殿言聖体如常且進粥藥醫官宦官衛士  
同聲懽呼云慚愧元來人亂說公方台神宗正位中外恬然如常公  
以黃河屢溺渡人以大印印舡腹定力券由是人亂說公方人皆安濟  
蓋溺者失之重載耳

公移鎮相臺寅知德州德平縣值公生日用皮筒附詩二首大字  
書公折開甚喜時許幾先之在坐當而折開弥其雄贍一云乎決  
浮云間畫明重明親捧麗施窮議行平月難言際德在群生  
不眠中強擬範模揮彩筆了無形迹似春工混同令古忘前後各

濶巧名得始終其云出處云為畫至城九州四海仰儀形器同琮  
辟荆山玉節固風波砥柱銘從立三朝惟一德力扶七廟更千齡時  
人不在焚香媿自是昌辰一壽星熙 寧三秋

公自并州移鎮定武慮百姓遮道相送不能行隔夜宿城北廟下  
百姓知明日馮城不能送其上戶備留一小子弟宿於廟門王更見  
一燈籠出廟中子弟輦驚起叫云走了木尉也念人馬填咽及  
明百姓即次勸酒無數時郝質作操管下馬云你百姓輦休煩  
賸贊政若入相天下蒙福若未入相一二年再來不同如作輦百  
姓都勸資政一盞酒衆曰然於是郝質執杯衆百姓齊斟遍野  
皆拜放聲大哭於道十里余方肯散去授事聞虜中無不疑代

公在長安移鎮相臺河朔之民喜公之來有自定我頭戴香盆到  
澶州接者婦人女子皆易衣鮮候俟於野外老幼填咽澶州水工  
無以獻動至跳浮福以足距船脚人皆駭其未嘗見也

范文公遺事

一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憲墓銘其子欲以金帛謝  
拒之乃獻以所蓄書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  
君所藏之寶其竊為宗家惜之母為人得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逆老之  
地公曰人易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且  
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不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

不患退而難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王人者莫得當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為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余宣以媧宗族若遭遵吾言毋以為虜  
公之子純仁娶王氏婦將大歸或婢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告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者敢持至吾家當大於遲

九河公語錄

一卷

宋 叟

公曰近世唯以學文入仕故為政者未聞稽古吾自讀書來知教化必有本聖賢必有心力學求之於今不倦彷彿而已  
公曰見事有三難見一也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

公謂叟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普字前則屬湯、主坐也通變由之主字後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勸不言善、不忠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矣  
事君

公誨叟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sub>百</sub>不用臨智大事之際寧有智乎

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郡縣曉、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知西浦寺丞阮昌齡謂曰近訛言感衆汝歸縣中訪市肆有津明人為鄉里患者大必言其事指但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遂僂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與冷氣

乘之妖則有妖形訛則有聲正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歌勝  
轉運黃虞群好奉時寸之士勸之曰大凡人酒奉好退者廉慎  
知耻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奉奔競者能曲事諂  
媚求人知己若奉之必能矜寸好利累及奉官故不其少矣  
人既集奔競又何浪奉何也

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末也庶民曰治末也若誠見無私學古之  
士曰治

公曰大凡事先提箇<sup>明</sup>心着過與不及良由明心不定公視事多  
暇名移棋手談者俾交勝負公臨局視之曰此着何也變者碁  
曰貴先則制其動又問此着何也曰碁貴捨則得其利

碁乎碁乎有簡易之道焉有變通之道焉有取捨之機焉  
吾故得之矣

政若店既廖請謁公曰予於病中會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  
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曰文慎之靜之自愈公誨政曰字其日  
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乱然後  
化之靜而授私然民安而樂業若行此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  
然則民是必無後言公言未第及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見甚  
古同宿里中與之語皆塵外問事不言姓氏自称神和子而  
已質明為別語吾曰異日當會於西川吾稍異之作恩惠頭  
瘡未痊蒙聖恩差人內內侍省高班羅賓到月撫問鄉治郡

不易頭瘡痊否感君父至恩遂於竟與觀設醮乞保殘軀畢  
期振自是夕吾生寢中夢昔日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  
是死病及竟語與道士王正文止云曾收得鄭紹慶士贈神和  
子歌索而闡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号曰仙遊閣  
吾曰神仙既便於四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奇先在觀內五是院  
刻後存焉公雖蜀日敢一幅書上題云須十年授開授與淨白  
天中祥符六年八月一日公薨於陳州哀至蜀氏為之罷市希  
曰為公談一大齋疇密諫綬公率群僚行慰奠之禮食訖希白  
苦陵公曰尚書赴閣日付希白一幅書上題須十年後開今  
果十年凌日訢其封乃是華崖公真戴隱士帽褐袍緇帶真  
旁題云依此樣寫為仙遊閣上兼自作贊云幸則違衆崖不利  
物華產之名時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  
至今川民皆畫此像家家供事焉

羯鼓錄 全

唐南卓婺州刺史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之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

高昌歌採動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用下 都曇故似

高鼓小即指 雞婁鼓之上鼓如漆桶 山桑木下為之 有小芹床承之擊用兩

林其声焦殺鳴列尤宜從曲急破陣扶連碎之声又宜高樓晚

景明月清風破空透室時異衆樂杖用黃攄木狗骨花楸

等木次至乾濕氣而復柔膩乾水發越響充取戰棗健牽

捲用鋼鐵當精鍊捲當至勻若不均應候高下搨揆不得

即鼓面絞急若琴徵之寇病諸調如太簇曲色俱勝乞娑娑

曜日先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

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調曲

皆與胡部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声皆中點

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名君臣事物送相制使難古之變曠

不能過也尤受羯鼓玉笛云八青之領袖不可無也 玉笛之說見天

嘗遇二月初詰旦中擲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氣明麗小殿花

亭內柳店將吐觀而嘆曰封此景物得豈不與地判斷之乎左右

目將 命 酒獨富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花

好 白制者也 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上指而笑謂嬪語曰此

事不喚我作天公字嬪御侍宮皆呼萬歲及製秋風高至秋

宝迫徹纖羅不起則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作其下曲絕妙

入神例加如此汝南王誕寧王長子也恣容妨美秀出藩邸玄宗

特鍾愛焉自傳授之人以其匆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

刻不捨常戴斫絹帽袖曲上自摘紅種花一朵置於帽上簷處二

物皆極滑久之方每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本色所謂定頭須雖在不動搖

上大喜賜進金器一厨因誇曰真花妓孟進小字資質明瑩飢髮光

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適時短斤之上笑曰大奇

不在道慮何瞞自是相師上於諸親常自稱此号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越

逸之氣不然有深沉也育之厚一作若花妓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相

固不有猜也而又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聞今奪耳寧王又笑

曰若如此臣乃輪之上曰若此一條何滿亦輪大奇矣寧王又嘆之上

笑曰阿瞞羸處多大奇亦不同焉挹衆歡皆賀上

上性俊酷邁不好琴會听琴正美未及畢呢琴者日待詔出去侍

一作婦謂内庭一作時官曰速台花妓將羯鼓未為我解穢黃幡綵亦知音

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二怒終繹遣便尋捕綽既至及殿側聞

上理鼓固至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未未綽又止之曲

罷後改奏一曲纔三數十声綽即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有親

故遠送至郊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積遲我向來怒時至必禍

焉適方恩之長入供奉已五十余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東西

過往綽拜謝訖内官有偶語而笑者上語之其言綽尋至咱

過往綽拜謝訖内官有偶語而笑者上語之其言綽尋至咱



鼓聲候時以入上問焉綽語其方怒反耐怒之際昏無少差  
上奇之復房声謂曰我必脾骨下事安有官奴聞鼓能料之

耶今旦為我如何綽之下階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教金鷄上大

笑而止宋開府雖耿介不群亦深好声樂尤善羯鼓樂部行王

起者云北山起者始丞恩顧與上論鼓事曰青州石末即是魯山

花甕即開府所為也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去肯之声據此乃是漢震一作第二

鼓也二且錄用石末花甕因腰鼓掌下朋肯声以非拍羯鼓朋

矣第二鼓左以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

鼓之能事也山峯取不動兩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

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家之府悉傳

之東都留守鄭叔即祖母則開府之女令尊賢里鄭氏第有

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沉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

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喜焉又知是闈府之孫遂名

對坐賜與論音樂喜甚教曰又召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外

悞乖濫率可言之況曰客臣與樂官參議商確具狀條奏上使

宣徽教坊與坊與樂官參議教目二使奏工樂多言沉曾不解

声律不審節拍兼有疇疾不可議樂工頗異之又召宣徽使對

二旦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逮於声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

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館遲衆工多笑之說顧笑者忽忽

忽作色奏曰曲妙作其間有不方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筇筇云

人大送代忍兼即抵 不宣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鬼已遊  
壚墓不可更留供奉上九驚暖令王者僭用察之旋而能  
者為同輩告許稱六七年前其文自縊不得端由即全按鞠  
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過白賜章緩  
累召對每令察樂、工見以患伯怒也脅恩不敢正視况懼罹  
禍辭病而退

嗣曹王阜有巧思精水器用為荆南節度使有羈旋士人懷  
二卷欲求通謁先啓宝府中觀者許之日豈足上耶士曰但啓之  
尚書雷解矣及皇捲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宝指其銅鈞  
之狀賓位唯、或後非之阜曰諸公必未信命取金拌自選其

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油心注之捲中滿而抽不浸漏蓋相契無際  
也阜又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答曰某  
先人在點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狀賓府又僭問客宜償已  
何客曰不過三五百緡及遺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長安僦居務  
本里夜間羯鼓声頗妨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極卑溢郊門  
謂謁請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難子一本耶婆沙難難至精能

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同知音者此事無人知其太常二人也  
祖父傳此藝九能此曲邊張通儒人長安集家事流散父沒河  
西比曲遂絕今但安旧詩教本守之竟人結尾声故夜、求之琬曰

意盡則曲盡又何索尾焉公曰柰声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声也天耶淒色却當用拙拓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声意皆盡

如拓拓

用軍甘州用言

了解之類是也

公泣而謝之即立言於寺卿奏為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寺少卿憲卿宰相杜鳴漸亦能之承泰中為三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鳴漸得之示於衆口此尤物也當衣食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春溝中養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溪川矣自蜀南未始臨嘉陵江有山有境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腸燕語回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

庭內則免中禍於傲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以安步又繳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披與柏留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

一作

山猿鳥皆驚飛鳴嗽從事急急意之曰昔夔之擊柑百獸舞庭

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功尚未臻妙猶能及此况至聖御天賢臣秀考樂飛走之類乎有不敢因言比有別墅迫華嚴閣遇每景風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心群羊亦心某復鼓羊亦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時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群羊側逐声俯仰若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頭搖尾亦從而變態態是知率無固不難矣其後乃敢為之

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阜善亦不甚露為鄂州節度使  
時聞於黃鶴樓一月兩習而已會昌元年卓因為洛陽今教倍劉  
賓客白少傳宴遊自有家傑多用佐酒卓因談往前三教事二  
公亦應和之謂卓曰若吾友所談宣為文記不可合理沒也詩  
而未錄及陝府盧尚書任河南尹又話之因遣為記則粗為編  
此尚未脫藁至東陽因曝見之乃詳列而竟為難不足資偏者  
之傳聞亦可物實筵之談話屬之好事庶或流傳

前錄文中二年所著四年春東陽罷免從自海南路由廣受崔  
司空為鎮司空遇合素厚留至旬朔輒獻之迥蒙將大飾因曰  
宋況即集之中親友人智音之異事非止於此也嘗為太常丞

每言諸懸鍾磬亡墜至多捕亡有又華律呂一日為光祿寺侍

漏貞元中猶未有侍漏院朝士多立城  
門街中或止道坊人家及光祿寺也聞塔上風鐸聲傾听久之朝回復止

寺舍問寺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其間一是古製

某謀塔登猶金紫素應叩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叩而辨焉

寺衆則烏往、無、無風自搖洋、有聞非此况曰是耳必因祀祭

考本懸鍾而應也曰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鍾耳請且獨綴

於僧庭歸太常令工樂與情同酌其時使叩樂懸此果應之遂

購而獲焉又僧送客出通化門路達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

楫客隨乘至左藏認一鈴言亦編鍾也他人但覺鎔鋒工不與

運者將莫知其余及配懸音形皆合其慶異乎此亦識徵在金

奉者刻於鼓假則寢差矣以大君子所傳又精義入神豈忽而不載  
遂附之於未羯鼓錄諸宮曲

大簇宮

色俱騰

乞婆

擢光日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犁羅

蘇真類耶

俱倫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鈞樂

要紋監

通天樂

萬萬樂

景云

紫云

丞天樂

順天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鴿嶺監

踈勤安

太簇高

蘇羅

捺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鷄

堂

君王盛神武

赫君之明

半杜梁

大鉢樂背天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駝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日

曝露風

九城樂

頃杯樂

百歲老書

还城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殿麼賦

太平樂

大醜樂

太宝樂

聖明樂

婆羅門

崩和那

萬歲樂

和風高

回婆樂

夜半擊羌兵香山

優婆師

匝夫樂

彈曲

渡積硬處

五更轉

黃鶯轉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盪

粟時

突厥盟

踏蹄長

太簇角

大蘇賴耶 大眷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即渠沙魚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秋都 移都師 阿鷓鷯鳥散飛仙

涼下采桑 高師子三臺 無名州 破勃律已上曲老玄宗御製

徵明調與胡部同不載

諸佛調曲

御製三元道曲 九仙道曲 盧金那仙曲 四天王

于闐燒香寬頭伽 失婆羅薛見祚半闍磨奴 菩薩何羅地

阿弥陀大師曲 草堂富羅二曲食曲 阿弥羅眾僧曲 雲居曲

九色鹿 無量壽 真安曲 雲星曲

羅利見 芥老鷄多頭復安 尼麼訶休 阿弥陀

散花 大燃燈 悉馱低 大統

蔓度大刹香積 僧箇天姿羅樹佛帝利 龜茲大武

觀世音 居麼尼 真陀利 欠與

永寧賢者 忸陀沙 江盤無始 具作

釋伽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反德

菩薩維利陀 聖主與 地婆授羅伽

開顏集 一 宋周玘試詔書省板分即

有薦不死藥於荆王射士有取而食之王欲未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藥王乃笑而赦之矣出予刘道真自索航朝女子曰女子何不調械美杼而采蓮女子答曰何不跨馬揮鞭

而牽船真又嘗素盤其人食有姬者衣將二子行道真朝曰青  
羊將二黑姬應声曰兩猪同一槽出累王記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於夫小則

罵言大則箠打常以長繩繫脚且

、噉牽繩夫密乞巫姬為計因婦服士人入廁以繩擊羊士人沿牆走  
避婦大覓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姬曰娘子積惡先人恠責  
故即君變成羊若能克已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号抱羊大慟  
哭深自咎海擔不沒妬姬乃令七日清齋奉家大小悉避於水中  
祭鬼師呪羊還復本形士人徐還婦見声問曰多日作羊不乃寧若  
耶暫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哀自此不復妬忌矣出姑託  
晏嬰曾使楚之王聞其智辨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縛一囚於殿

前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士白有何罪對曰生為盜王乃顧謂晏

子曰齊人好為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江北為枳水土異也

此合右齊不為盜今在楚乃為之將知土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

慚莫有對曰

出晏子  
春秋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坐之其有市

忘操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罪不得人曰何不試以  
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出翰子

秦二世歆漆城侵誨曰善乃譏諫也漆城平蕩了寇來不得上良為  
添且顧恐陛下難為宮屋二世笑而乃上出史記

善謹集

一

宋號天和子

三國時先主有蜀嚴酒禁凡有醜具者皆殺一日簡二維侍先主

登樓見少年與婦人因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姦何不仇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不知之先主悟其言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火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人之隱者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果元帝一目眇為湘東王時嘗登宮以望其傳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弓北諸帝疑其戲之答曰卿道目之弓愁予邪晉庾絕之父常為主晉賈充之先嘗為馭檜充置酒而

宋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忽純曰會有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來

晉劉伶好酒人或喻以醜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各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元和申大宮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漆洧之嫌夜深女

家索詩儂者張仲素朗塗白耕舜於草木禹鑿旧山以坐有李程者應声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悞大笑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紀一載佯辭以目暗且置九上明白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通耳忽瞶明慙而去

南唐馮益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事由曰他日賜帝沒湖足矣徐玄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尔謚大慚

### 觀時集二首

世之謂神者以其有灵可以禍福於人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情誠祈



禱牲玉無恠祀亦至矣然神未嘗福於人未嘗禍於人人未知也何以言之夫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景之間宋文之祭有不得禱於神者歟而冥紀閔東虜寇江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於神者歟而見逐於魯不容於漢故知神不能禍福於人也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將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之亂而不戮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欲往而不化之柳下惠之屈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何不止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無之恃與則福於人無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之道與時升降焉昔將子敗符堅是香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無將子之乎是晉之文也子文不能救則知人之憧然禱於神妄也夫神聰明正直豈其饗爾而人不見其吐之謂之饗矣然則之為人所神非神自神也觀神洛陽有捧游成九粥之者數舍然一合之外冠接轡續或市之不得者余回請之曰尔有道乎吾不知他道為九則有通也曰其通何若曰游非常之游也蓋謂填赤尔蓍象操之交杵以春之就器以圓之趨日以降之若是固澤而固重而堅發之則不邪中之則不遺或樞尋擊坦或片時濡流且不破不壞雖金石之質無以過也由是舍乎事之不給於售也於戲業九之道而然豈為道之道不然且九者道之体也填者道之本也象者道之忠也杵者道練也器者道之運也日者就之道之而止之也有本者志有練有運正而体之何道之不成歟若發以又弓所中堂惟鷄鵠乎必使四海無惡鳥萬萬國無鷙獸丞民絕禱繫之事心

也其所起趨市者徒冠接轡續哉人咸知善九不知善道咸知御九不知御道孰能体道者幸觀乎道言者何言乃心之吏也心不能言使史道之也既史於心則生於心夫心所安則言之心所苦則言之而日幸其好事旬於悅吏乃詭發得不賦於主而危其身邪既賦於主則吏非我得既危於身則吏非我吏曰幸於目勾於事亦生之使然吏何為哉曰非也汝不為予襟而不宜緘而不揚耶若不然則謂何觀能致乎堯舜現言

人有博一玉器可容一爵光彩激射內外相映若夫雕琢精乃則殆非人工也其人重而愛之寶而贈之畫則上之座夕則憐之枕每子弟參侍必擇長厚者主之僮僕護衛必令嗔謹者迫之然所立之第望之則流汗迫之僮僕仰之則屏息何哉惧失尊者託付之旨由是器傳之五子矣宣位者神器傳之五子也於玉器多矣其容豈一爵哉無影激射非止內外相映也若能畫而愛之寶而惜之畫則懸之於座夕則議之於楮主之以長厚之人迫之以恭謹復今望之流汗仰之屏息其為文也豈止傳五代乎若乃俾而之同之瓦名一碎於也其可復修乎人咸知以玉為器而重之不知以天下為器而裹之悲矣

觀器

富人以香薰其衣或着於衣中每步於庭主於衢不則風數里之內有若蘭蕙之畹比結其名氏則寸殆僮宅且時不聞焉然天下之量香多者矣會不知次道童其身哀哉天道之為者也豈止

聞數里乎昔 在魏而秦聞之駿茂在鄭而晉聞之李梁在隋  
而楚聞之季豐在洛而吳聞之張耳在梁而秦聞之衛青在漢  
而淮南聞而孔在蜀

而洛下聞之虞舜在野而天子聞之宣尼在嘗在天下聞之道之  
香也至矣何不去其香而董之道苟能董之吾見治矣天下如示  
諸掌不獨於身而聞有於世也 觀者

貧家之女無以為鏡每以瓦瓶止之水而鏡之而窮窺隣之富  
女退而泣曰妾不殆富女乎而常鏡於此也尋而富女以其家僕  
奔親族醜之而貧女為隣納幣焉以歸夫鏡者整其貌也非  
能整其心也苟能整其心雖鏡於水何損焉若不整其金玉焉

鏡道足誨具浮沃耳且唐虞氏之子朱均帝王之激也豈無歸時  
以教之而不然嗣其先瞞暗之窮賤也天下之知矣卒有四海故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亦鏡之謂也 觀鏡

坦之為用所以限中馬之奔逸禦房宇之暴露有家者時而修  
之無俾凜懷其修之也必檢美土以聚之命竺杵以穩之絕其沙糞  
去其瓦石然其坦堅且久也復簾之以拒風雨則善之善也夫如是  
雖倉箱不局盜賊無得而窺而若乃崩不捕內外無間則見夫室  
家之好姦人得運其籌也故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  
見宗廟之好百官之富且為天下者非豈家乎樹之藩屏者豈  
非坦乎為夫天下之坦若何不堅乎若何不時修而堅則人主

高枕云其擊折之豫矣聖之道若何未擅道濟濟斛律明月則其人也天下豈非道濟明月哉蓋君未求之道濟明月多矣 觀恒

客曰吾生年六十矣未嘗一日之暇也晝勞於事而形從之夜勞於夢而鬼從之形鬼俱勞而莫之已縱去利損嗜舍榮忘辱而心常確、然將之僅能終也形暇而心不暇 而事不暇豈勞生方

知此哉謂之曰非獨尔不暇也上極於聖王賢士亦不暇也非聖王賢士之不暇也日月鬼神皆不暇也何以言之天則運行地則發生日月則盈曼不停鬼神則禍福是營天地日月人故之矣夫鬼神則莫之見於不暇也且有国有家者未有不資卜筮者卜筮之道見鬼之意彼方與之則亂以亡之彼將亂之則治以與之彼尋之則日以矣知彼時棄則致以售之一飲一豕一動一息神莫之為神矣而勞若此當吾可以求順也且吾之所不暇也神已勞於中矣神既勞於中而欲或靜於外得乎然則尔壽若無尔形若枯雖尔欲神之勞而神亦棄尔而不勞也 觀股

臨漢隱居詩語

一

宋魏奉

通輔

竹有黑點謂之班竹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每點上者苔錢封之甚固土人研竹浸水中草稅洗出苔錢則紫暈爛班可愛此班竹也韓愈曰剥苔吊班竹角黍餌沉冢是也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艱幽陰心悖白駭不能下發徑芳笑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沉頭作声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

輕命如此今觀退之贈張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富絕徑倚岩觀  
海浪引袖拂天星灯檠達奉鴻梯颺颺伶俜悔狂已作指重戒  
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沉顏為妄辨也

班同云春秋五侍謂左右明公羊高穀果郗氏夾氏又云郗氏無  
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全詩曰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挹  
常漏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常洵集則禹錫之言為嘉活錄載刘希美詩云年、歲、花相似  
歲、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受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  
怒之士豪壓禾弗夷世謂之問末節縱苑乃刘生之知何至壓殺  
報也吾觀之問集中令有好處而希夷之曰殊無可米不知何至

壓殺乃奢之真在死也

梅花臣贈朝集浣湔居詩云碎涼透灯光篙報分井口徐鉉亦有  
善李少保下湔云井泉分也脉砧梓其秋声此句尤聞遠也

唐人脉馬兔之事有名多矣世所稱者到禹錫曰官軍朱佞伴天  
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責人帝帝衣低曰轉美月風日日無輝白  
居易曰大軍不發恃柰何宛轉娥眉馬前無此乃歌詠祿止能使官  
軍皆叛遭通明皇、不得已而誅拐妃而意豈得不曉文章体裁  
而造語拙蠢拆已失臣下事君之礼也老杜則不然其礼征詩曰惟昔  
艱難初事勺前世別不聞夏角哀中自諫褒恒方見明皇鑑  
夏商之敗畏天悔道賜妃子死官軍何預曰唐闕吏載鄭畋馬

鬼沒命意候也而謂句凡下此說無狀不足道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公  
迪八月十五日生於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  
中句有蟾輝吐元育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胃老桂根株感不折我  
公得此為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徐光燭物無  
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麓淺亦豪爽也  
默少以歌行自貧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名曼卿歐陽永叔  
晚節益縱酒菩魄文章尤經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  
臨江軍祈塗縣尉年迫七十卒

楊億列筭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号西崑体識者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孟思之愈精則造  
語愈深也魏人意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必韓愈則曰敦華不滿服  
咎責塞兩收李華吊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  
將信將疑始、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  
春閨夢裏人益愈工於前也

續齊諧記一首

梁吳均

担玄墓位後未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体如墨相似作籠歌路邊  
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芭籠日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本声甚  
哀听者忌歸日既少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双漆鼓槌吏別  
云槌集父比常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雨桓敗車無

軸倚孤木榱字也荆州用玄首用水香一名密香從外國船上來葉  
仰署預而根本花紫色如鷄骨堅如准之粘菴者良又有一種謂之書  
木香亦云南者根

降真香出交廣船上其香如蘇坊未然之初不甚香將諸香和之則美  
文納香似細文又府松樹皮綠衣亦名更納可以令諸香燒之能聚其烟  
青白不散也

麝香亦沉水同類以其肥肌理有黑脉者足也葉子香即麝香之薄者  
尤勝於麝

芸香似鴉蒿可食與略云芸臺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者稱芸臺

芳香即白芷也道家用此以浴去尸虫又用合香馬蹄香即杜衡也形如  
馬蹄堆道家多用服之念人身及衣皆蕙香綠葉紫花魏武帝以  
為香境之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霍香

甲香出南海唐本早云蠶類如大拳青黃色長四五寸今合香多用  
謂能發香復未相然須酒密等薰炙修製方可用迷連香廣志云  
出西域 香異二

都夷香涸冥記曰香如枣核食一顆則經月不飢  
茶無者王子軍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二舞人常以此香屑鋪  
地使舞其上而無跡

辟寒香辟邪氣香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自西漢至皇唐公  
主乘七年室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四香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

月氏香瑞應圖之天漢三年月氏國貢神香復長安大瘦官人得疾者便燒之病者即差百里之間皆聞香氣積九月而香不減

龜甲香即挂香之善者

沉元香時中燒之有香

沉榆香封禪記黃帝到家玉伶蘭鋪席上然沉榆之香首墀者美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煮為湯宮人沐浴經散石葉香疊狀如雲母魏文帝時題腹國所獻

鳳腦香穆宋常於藏真島前燒之

紫木香一名江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濯香拾遺記孫亮寵姬四人合四香氣皆殊方異國所獻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在衣弥年不散自以為名也

蘅蕪漢武帝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中驚起香氣猶著衣

九真旌麝香即趙昭儀上姨飛燕者也

金蟬香洞宴記金日蟬既入侍款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此香

### 香事三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妄分過心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場零霍慘霍詹塘粘温甘松蘇合安息禦金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華又枣膏昏蒙甲煎淺俗非堆無助於馨烈乃當弥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妄比庾嶧之枣膏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漫浴比徐甚之香尉述異記日漢維仲子遊南海香物拜語湯尉時謂之香尉也



壞香漢尚書郎壞香掘蘭趨走丹墀

漢官典職

香市南海有香市以大交易也

香戶南海郡有采香戶

香州在采崖鄆州中出朱異香

披香殿漢宮有披香殿

採香經吳王闔閭起響 廊采香經

啗香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母以香焰瑤英故肥內皆香

念香應劭至侍中年老口臭帝賜鷄舌香念之

竊香晉韓壽字德真為賈克司空掃克女窺見壽而挽烏因侍

香通殷勤奇域而至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肌經月不散帝以賜中

允其女密盜如遣壽免聞其香意知女與壽通遂秘之因妻焉

香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

裝之又古詩云香囊懸時後

博山香爐皇乎初拜有銅博山乃東宮舊事也後丁緩又作九層博山爐

被中香爐長安巧工上下緩始為之機環運轉四周而燒体常平可置之

被褥問曰沉香火山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水木根每

一山焚沉香數車暗則以甲煎沃之檀香亭豈州觀察使楊牧造之

沉香亭李白後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本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

紫通白者止因移植於沉香亭前

香溪矣故宮有香溪是浴西施處又呼為脂粉溪香童天室遺事

元宝好賓客常於寢帳末前金女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煇徹曉  
香法四

蜀王黃御衣牙香法 丁香 棧香 沉香 檀香 龍腦 麝香

鬱金各兩 田煎三兩制如常法 右件各細搗不羅用白沙蜜不得熟和燒之

延安郡公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塵土良器中水煮熟控乾薄切微相出 甘松四兩去土細制 乳香玄用麝細併別藥成末後入 麝香二斤

白檀香二斤 沉香半兩 右為末鍊蜜為丸如鷄子大每葉末二兩使

熟蜜一兩

江南李王帳中香法

右用沉香一兩細剉以鷄梨十箇研汁良器中盛蒸曝乾門之

牙香 沉香 檀香 結香 芦香 零陵香 甘松 弟香各四兩

白膠香二兩 龍麝二斤 右蜜和燒之

又法

檀香 玄參 甘松各三斤 乳香半斤 龍腦 麝香各半斤

右先將檀玄於銀石器內水煮熟盡為度焙乾與諸香同為末用生蜜和窰八日然授燒之

清神香

甘松二斤 甘參四斤 檀香一斤 麝香

右為末煉蜜為丸如鷄頭燒之

薰衣香

檀香

十刃細判蜜半湯餅拌一宿妙合紫色

笈香

五刃半細判

沉香

三刃半細判

甲香

二刃修事了用

杉木炭

三刃

好臘茶末

二刃湯點取脚用

右為末煉蜜和均入瓶內窸一日可用

說郭卷之六十五

說郭卷之六十六

酒譜二首

宋竇單字子野

內篇一

酒之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夷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鐘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夷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是謂三者皆不足以考擬而多其志也說天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世本非信書也其言曰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以康如作秋酒其隨趙郭卿之徒遂曰儀狄作酒禹

飲而甘之遂絕間酒而踈儀狄曰後世其有以酒敗國者乎夫與之  
勤儉固嘗惡旨酒而樂讜言附之以前之曰云則贅矣或者又曰非  
儀狄也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肖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  
卒出於刘累在商為豕鬻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栢為宣王  
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為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醪得  
名於世乎未可知也謂陌始於康果非也堯酒千鍾其言本於出孔  
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學遂徵之以青曹國公固已不取矣本草  
雖傳自炎帝氏亦有迫世之物始附見不者觀其辨藥所生  
出皆以二漢郡國名其地則知不必皆矣帝之書也內經言天地  
生育五行休止人之壽夭繫焉信三墳之書也然考其文章知

卒成是書者六國秦漢也之際也故言酒不以據以為炎帝之治造  
也酒三在女御之側後世為天宮者或考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  
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  
而着之也如宦者墳墓孤天河鼓皆太古所無而天有是星推  
之可知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天下作之後世  
循之而莫能廢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享燕以為禮之常  
亦安知其始於禹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祭先飲亦未嘗言所  
祭者為誰茲可見矣夏禹書述大禹之或歌辭曰酣酒嗜味孟  
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夏書所記當時之事曰孟子用言追道  
在昔之事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雖然酒未必於此始造

也若斷以必然之論則誕謾而無以取信於世矣

### 酒之名二

春秋運斗桓曰酒之言乳也所以束身扶老也許慎說又云酒就也所以就人堆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也酉釀之米曲酉絳而成也其味矣亦言淑踊也能店皆強相淑特也予謂古之所以名是物以声相命昭別而已猶今方言在在各殊形之於文則其字曰滋味必皆有意謂也秦吳楚之晉而語於齊人不能知者十有八九妄者欲探古名物造声之意以示傳聞則予突之矣

說文曰賒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軍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醕薄酒也醕首酒也昔人謂酒為歡伯其儀是易秋蓋其可愛無貴賤

賢不肖華夏夷戎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亦廣造作謂之釀亦

曰醞賣之為沽者當肆之曰盧釀之舟者曰醜盪酒曰醜酒之酒

曰醜醜白酒曰醜厚酒曰醜甚白曰醜相飲曰醜相強曰浮飲盡曰

醜使酒曰醜甚乱曰管飲而面赤曰醜病酒曰醜主人進酒於客曰

醜客酌至人曰醜酌而無醜酢曰醜合錢其飲曰醜賜氏共飲曰醜不

醉而怒曰醜美酒曰醜其言廣傳不可彈舉周官酒掌酒故今辨

五齊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醞齊五曰沈齊一曰事

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以蓋當之厚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注悉曰

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故曰之言也畧西京雜記有漂玉酒而著

其訖枚乘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金罍之醪云梁人作蔞蔗

酒名金漿不釋漂玉之義然此賦亦非乘之辭後人假付之耳與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荊州烏程豫章竹葉鳥於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賜近臣注云糯米為上尊稷為中尊粟為下尊顏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為二大繆矣杞朴子所謂玄鬯者醇酒也

皮日皮時詩云明朝有信酒先軍信播酒三瓶寄夜航播江酒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張籍詩云釀酒愛乾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并汾間以為貴品名之曰乾酌酒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之羅國也酒之

名最古於今不廢唐人言酒也之美者有郢之富水滎陽土窟富春石凍春劍南燒春河東乾和蒲東桃博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醞潯陽溢水京城西市腔蝦暮陵其事見國史譜又有字蟻榴花諸美酒雜見於傳記者甚衆

### 酒之事三

詩云有酒昏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姦偽之害已故幟而不食也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疑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或謂之帘也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警策之辭云無小無大一畫之布可暹或素或者十室之邑必有古之善飲者多至右余田唐已來遂無其人

蓋有酒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爾紂為長夜之飲而失其日間於百官皆莫知問於其子曰國居而失其國其危矣國又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其醉以醉而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叡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翕之名為碧蕭事見酉陽雜俎

晉阮籍殄序以百日錢掛杖頭過店即酣暢

山蘭在荆襄每飲於家池人歌曰日暮醉歸倒暑白接篤巾也

楊雄嗜酒而貧好事者或載酒歌之

陶潛貧而嗜酒人亦多就飲之既醉而歸曾不恠情嘗以九月無酒  
獨於花中徘徊俄見白衣人乃王弘道人送酒也遂盡醉而送

魏氏春秋云既藉以步兵營人善釀厨多美酒求為步兵授尉唐  
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為大樂丞醉為大穴職自無功居之後遂為躑流  
北齊李元忠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每言寧無食不可無酒  
今人元日飲屠蘇酒云可以辟瘟氣亦白藍尾酒或以羊高醉後飲之  
故有尾之義尔

王莽以臘日飲椒酒於平帝其屠蘇之漸乎

元魏文武賜崔浩漂醪十斛

唐憲宗賜學解餘醪桑落之上尊也良醒令掌拱之

漢高祖為布衣時常從王媪武食買百百之稱始見於此西漢  
以來膾日飲飲椒酒辭惡其詳見四民月今天漢三年初推酒

酤元始五年官賣酒升四錢酒價始此

任昉嘗謂劉杏酒有千日是虛當言香曰桂湯程卿有千日酒  
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乃自出楊元鳳所撰置郡是檢  
之兩信又嘗有人遺昉撓者酒劉香為辨其振字之誤 音漳木  
名其計可以為酒

春秋說題辭曰為酒挹陰乃動耒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  
陽得陰而沸乃成

淮南子云酒感東方木水風之氣而其成言荒忽不足考信故不悉載  
楚辭云奠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呂氏春秋云孟冬命  
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  
不得万用云物無成差忒大旨監之

唐薄白公以戶小飲薄酒

五代時張白以放逸嘗題崔氏酒廬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  
無天上有云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云深洞口自是酤者俞衆下彬  
喜飲以瓠壺瓠勺抗皮為者

陶潛為彭澤令公曰皆令種黍酒熟以頭上葛中漉之唐陽城  
為諫議每俸入度其經余用之盡送酒家西京雜記漢人采菊  
花并莖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sup>九</sup>日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

#### 酒之切四

勾賤忠尉會稽之恥歆士恥之致死力得酒而流之於江與之同醉秦



穆公代晉乃何將勞師而膠惟一鍾蹇叔勸之曰雖一米可授之於河而釀也乃投之於河三年軍皆醉

孔文舉云趙之走卒東迎其至非也卮酒無以辨卮之事史記凌漢書皆不載惟見於楚漢春秋王莽時卿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小吏祀徵法令枉殺之母家素豐財乃多釀油少年來沽必倍售之冬歲多不取其真父之家稍之諸少年議償之母泣曰所以辱諸君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讐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與聚誅合後其衆人赤眉

晉時荊州公厨有齊中酒廳事酒猥酒優劣三品劉弘作牧始命合為一不得分別人伏其平

河東人劉白墮苦釀六月以嬰百曝於日中徑旬味不動而愈香美使人夕醉朝士千里相饋号曰鶴觴赤名騎馱酒永燕中南青州刺史毛洪賓齊酒之蕃路逢盜劫之皆醉自枕之乃名擒姦酒將人詔曰不畏張弓拔劍推恩日墮春膠見路陽柳藍記

### 温克五

礼云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楊子云曰時坐於君子有酒則觀礼

于定國飲酒一名治獄益精明歷代有蕭籠出世說

盧植

馬融

傅元

世傳

子馮政

刘京

李道年二百九十

魏舒

刘藻

皆飲酒一石而乱

晋何充善飲而温克

魏丙厚別傳曰厚旧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親陳仲子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文厚不飲酒會米肉送原日卒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則因見貺錢可一飲乎於是飲酒中日不醉是也鄭玄別傳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徃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觴度玄所飲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孔融好飲而能文章云坐上客常滿事中酒不空吾無患矣裴君在襄陽合燕有裴弘秦後至積之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坐壯之又有一銀海受酒一斗余亦酌而抱海去

均以為必腐脅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器至二百兩

李白每大醉為丈夫當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為醉聖

樂天在河南自稱為醉尹 皮日休稱醉日士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招

應縣至都門官道之石右當路市錢量數飲之亦有施者為行人辭之故路人号為歌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

文王元室留而好施每大雪自坊口掃雪立於坊前迎賓就家具酒煖寒

梁謝諫不妄交有時獨醉曰入吉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

當明月

宋沈文季為吳興太守飲酒五斗妻王亦飲一斗克日對飲敗籠同色之又色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患如所奇烏石磨吳興故彰

縣東三十里有移溪山之根直聳一石可百余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  
大四面斗絕仰之平雲外無登涉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垣  
轉如石声若風雨土人号為石磨轉馳羊豐遲則歲儉設知年之  
豐儉候之無美  
眼明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采藥一見童子執王綵囊盛栢葉上  
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  
失所在今世人八月至作眼明袋此為像也

曲水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  
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已一村以為恠乃相  
携至水濱洗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

帝曰若如所淡使非主事也尚書郎束皙遊日仲治水生不足知  
此臣謂說其始等周公城邑因流水泥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  
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  
有西夏及秦霸清候乃因立此為曲水二溪相緣皆為盛集帝曰  
善賜金千五斤左廷仲治為城陽令

采異記 一  
汴宋

伏龜山  
鉄銘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地得石一匣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鉄銘

文云果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堊室於是銘背有引曰宝公嘗為此偈大  
書于版之上以白中幕之人或欲瀆者必施錢方得一瀆、卑覆之甯  
時若臣自陸倕王筠姚客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曰事在  
五百年後非今也至牢自乃傳偈同堊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

南事江南自來憑乘基登宝座跨大出金陵子建司南泣安仁  
乘也炷東隣家道闕隨虎過明徵其字皆小篆体勢完具無缺  
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從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好事者稍  
尋見其意蓋因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平即偽位是東  
鷄登住之應至甲戌年國被是跨大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  
甲於城南是干建司南位之應潘太而英統兵於城是安仁乘取  
灯之磨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惟海王錢氏舉同入覲  
方念其東隣之句俗誇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  
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江陵  
鐵銘

高氏轉江陵日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地為遊嬉之所掘地

丈余得一大石匣長丈余濶數寸局鑄甚因主者不敢啓之其事以  
故高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唯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堆  
令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即歇於是祕之至太祖龍飛改号建隆

高氏下國

銘記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即中表州宜湯人即谷神卿  
里之人鄰伍也趨尚書遠嘗為簪祖為枯身具狀卒年自下葬地  
與孫不敢違既兆冗問之不至七尺問得方石數斤既 之下有遂  
道漸次闕之乃造成名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濶與高  
等灵座前有青石道花臺三樹上有青石蓮花燈碗三枝皆覆  
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鑄鏡之工妙絕於世矣席中又得青石銘  
記一斤朱子篆若方堰云開成二年間雖開不葬埋漆灯猶未點

畚待沈彬采乃就堊之

神異記 二

漢東朔撰

張華註

東王公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願望恒與一玉女投壺于二百矯九尾設有入不出

矯者天為之嚙噓之

晉下虛言用以虛然笑也

矯者天為之出而脫誤有不棲者

言元天為之笑

言笑者天口流火格之今天下不雨而有雷光

東南陽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為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目輔輔

亦千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嫩子用力誦之桓立東南男露

其勢女張其北勢化氣恁婦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唯飲天露須

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妻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海或

深或淺或溢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責其夫妻倚而立

之若黃河水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東方有人鳥男皆朱衣縞冠帶玄冠女皆朱衣男女便轉可

愛恒公坐而不相犯拍脊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俗云

一名敬俗云一名美俗云不妄言噪然常笑食卒見之如癡俗云如癡此之謂也

畫廊東南方有人鳥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圍如其長頭載鷄父

魁頭髮煩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額尾合於頭不飲不食朝吞惡見

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見為飲以露為漿名曰尺廊俗云一名

食邪道師三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謂有畫父鬼

誕西方大荒中有獸為其狀如荒人面能言掌欲人言東而西言可

而名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及也名曰誕俗曰一名欺

一名戲俗曰其肉美食之可以已不直不直之人多詐偽也食此肉則直情見矣

聖人西南大荒中有人雁長一丈其腹圍九天踐龜蛇載未鳥左手憑

青童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懺山石多小知天下鳥獸言語

識土地上人民所道知可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俗曰一名哲俗曰

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今人神智此為天下聖人也

貌食西南方有人鳥身多毛頭上戴采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

食人穀強者奪老弱者畏群兩緊單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

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惓一名強奪一名凌此國人皆如此也

玉也崑崙之山有銅柱為其入天可為天柱也開三千里側結千里周

圍如削治下有人仙府治玉童玉女也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

男即玉童女即玉女無為匹配而仙道自成也言不為夫妻也

渾沌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尾以四足似無熊而爪有兩目形而不見

行不見往閔有兩耳而有不聞有人知礼者有服而無五藏有腸而

短食經過人有善行而往抵觸之有山惡而往衣憑之天便其然名

為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目俗曰

耳一名無心空居無為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山操西方深山中有人鳥身長尺餘袒身捕蟹往不畏人見人止宿暮

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盜以食蝦蟹名曰山操其音自

叫人嘗以竹着火中曝火樹而山操皆驚悼犯之令人寒熱此人難

形而變征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玄黃經曰深山之中  
臊臚捕蝦蟆難為鬼例亦人体皂者也

共工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而無定名曰共工書曰流  
共工手出州北裔也而此言而北方相近也皆四裔衣之族耳此人

食五穀禽獸貪惡頑愚

此名其工亦用名也貪  
惡頑愚故瘴沉於此

河泊  
使者

西海水土有人焉乘白馬朱鼠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

海水上飛走如風名曰河泊使者或騰上听馬跡有及水至其處  
所之之國南水滂陀暮則还河府河泊府也西海之府洛水深  
淵也此是人形因是鬼神也

鵠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拜

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

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右鵠腹中死而鵠一齊千里

陳草與齊桓公論  
而所謂小人也

鵬兜

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之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足

以飛一名鵬兜本曰放鵬兜於崇山一名驩兜為人狠惡不畏風雨不畏  
禽獸化死乃臚耳驩兜頭二國名也

鼈南方有人長二三赤袒身而耳在項上走行如風名鼈所之國大旱

俗云  
早勉

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中遇之投首廁中乃死早受消書曰早

勉為容或曰生捕得殺之禍去福來香品一

香譜一

唐無名氏

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尺又可大七尺濶葉圓而芬曰白其樹

有肥瘦形如松柏樹作杉木氣謂之龍腦香得暗謂之波律膏  
子似荳蔻淨如雪花者善如麥麩者不佳合黑合糯未相思子  
貯之則不耗仍分生熟之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在也其絕妙者  
謂之梅花腦弓有以飛結成塊青謂之燕龍腦氣味差薄為

麝香食栢葉及蛇未者多以一字真香分輝作三四子乱取腹离  
山余物盛有夏食盡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剔之出人  
有得之者勝人間幼葉帶麝非但香亦門惡以其者一子着頭  
間枕之辟惡夢及屍症鬼氣合或傳有水鹿麝其香尤為佳美

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為青桂鷄骨煎大香同是一樹葉似橘  
經各不調夏生花白而圖細細實如檳榔色賞似椹似椹而味甚

樹皮青色木似樺柳重實黑色沉水水者是今復有色黃而沉水  
者謂之蠟沉

丁相天者博白香之類者四曰沉笈曰生結曰黃熟  
其為類也各有十三沉香得甚、八鳥曰鳥文格土人之木為格謂  
如鳥文木也曰黃膈曰牛眼曰牛角曰牛蹄曰鷄頭曰鷄眼曰鷄骨

治沉香也

白檀香出崑崙國又有紫檀入磨以除風腫難不至於中華又門徧有  
蘇合香生中臺以國俗傳是歸子糞外國說不然今皆從西域來真  
者紫赤色極堅實家芬香重如石燒之灰白者佳生辟邪瘴

安息香出西戎酉陽雜俎曰出波其樹乎葉有四角經冬不凋二  
月有花黃色心微碧實刻皮膠如錫名安息也鬱金香生大秦  
國其香十二葉



鷄舌香出崑崙及交廣巴南樹有雌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如棗核唯樹也不香入用無子而花惟樹也董陸香出天竺及邯鄲似楓松脂黃白色天竺者多白邯鄲者灰錄  
簷糖香生晉安荅州及交廣難得衡正者

丁香生廣州樹高丈餘葉似裸而花圓絕色黃子如釘長四五分紫色有有麤大者長寸許俗呼為母丁香擊之則順埋而折波浮者即波律膏事也見龍腦門

乳香廣志云南海波斯國粉樹枝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蓋董陸之類也今以通名者為勝曰滴乳其次曰棟香又其次曰瓶香鷄骨香亦沉水香同樹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也青桂香

即沉水香里班者也

頑事不廢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史隱於華山為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繪為圖以相沉遺

亂德六

小說詩云紂為糟立酒地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池可運

舟中盧徑云子產之兄曰穩其室聚酒千鍾稍翹成封糖漿之氣逆於人鼻方荒於酒不知世道之安危史記紂及齊威王晉書王道子秦符生王悅皆為長夜飲楚恭王與晉歸戰於鄆而敗方將復戰名大司馬子反謀之子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毀我也乃班歸而戮子反鄭良宵為窟室而晝夜飲鄭人殺之

三輔尺銀漢武帝自以切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樹以賜羗胡而酒可浮舟  
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逸松至沉醉趙達門以曹氏邈  
曰中聖人伯太祖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容為聖人濁者為賢  
人此醉言尔

三十國春秋曰阮孚字子為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嘗釜貂棧拍為有所彈  
裝楷別傳曰名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即度過崇欲表之楷曰  
李舒酒狂四海所知下飲人狂藥而責人心礼乎宋孔顛使酒杖氣  
弥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承凌忽漢末改在奄宦有獻西遼州蒲菊酒  
十斛於張讓者立拜涼州刺史元魏時汝南王悅無憚為无又所狂  
殺悅畧無復讐之意夏以桑落酒遺又还拜侍中

韓子云齊桓公醉而遺其冠取之三日不朝管仲因請發倉廩賑窮  
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晋既咸每與宗人共集以大盆盛酒不用盃與圓坐相問更飲群豕未  
飲其酒感接去其上梗共飲之

晋文王欲為五帝求婚於阮籍醉不得言六十日乃止

胡毋輔之寺方散髮裸袒門室酣飲已異日先送將排户入守者不  
聽送乃脫衣露頂於物竇中叫輔之處呼入飲不給晝夜進士刘參  
郭保衡王仲張道隱每春選妓三丑人乘犢小車裸袒國中斗笑自  
若曰顛飲元魏時崔儵每一醉日三國時鄭泉顛得美酒一百斛舡  
甘脆置兩頭及復設飲之儵耶枉啖肴善酒有斗勝城即盖之將終

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庶百年化為土或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晉人周顛過江積年恒日飲酒堆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畢卓  
為吏部比舍郎釀酒熟卓夜盜飲

刘性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挿隨之日死便埋我

誠失

周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曰有正有事無彛酒管輅別傳曰諸葛景  
與輅別誠以三事言鄉性稟酒量雖温充然不可保寧當即之輅  
日酒不可盡吾欲恃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願君爵弃危焚壘毀榼極儀狄於羽山放杜  
康於三危古人繫重离必有增言僕之與君其能色乎

宋書曰王悦卷從弟也詔為天門太守悦恃酒輟醉及醒則儼然端  
甫秦謂悦曰酒雖謂性亦所傷生

蕭子顯音齊書威榮緒東莞人也以酒乱言常為誠無悦晉元帝  
過江猶飲酒王茂與弘帝友舊流涕諫帝許之即酌一杯從是遂斷

梁興曰刘韶字士平原人也年二十便斷酒肉

梁王魏嬰觸諸侯於危臺酒酣謂魯君舉觸魯君曰昔者帝令  
儀狄作酒而美之進之於禹、飲而甘之遂踈儀狄而絕甘曰後無必  
有以酒亡國者周公萍氏掌機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述水萍  
之功云能勝酒名之意其取於乎陶侃飲酒必自制量往歡有飲而量  
已滿人或以為言侃曰少時嘗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盡量耳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紫馬十日齋戒名管仲。至公執尊觸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為脫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優厚於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曰拜送之

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復至公牽觸以飲之管仲弃半酒公曰礼乎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弃身臣計弃身不如弃酒公大笑曰仲文就坐

北夢填言陸展與夷陵有士子入謁同舍之飲曰天性不飲展曰已減半矣言當寡過也

蕭齊刘玄明政事為天下最或問政術答曰作縣令但食一叔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長歆登好賓客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歡談論古今或繼以大帝怒客去以饌以留之

趙襄子飲酒五夜不醉而自務優真曰昔紂飲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別及矣襄子曰吾幾亡乎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尽紂何處亡然赤危矣

釋氏之教尤矣酒為戒故四分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劫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懷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開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懷命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礼跣而上坐之宴能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閨門不出謂之酒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酒醜之遇功

魏畧曰太祖集酒人或松飲故瘦其辭有白酒為賢人清酒為善人  
典論云漢灵帝未有司酒酒斗真千錢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还城都以鷓鴣裘就人陽昌機酒為文君為歡  
宋明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号上頓時人以大飲為上頓自悅始也

益部傳曰楊子拒女刘泰瑛貞懿達礼子元宋醉歸舍刘十日不見  
諸弟謝過乃責之曰汝沈荒不敬白唱販者何以歸光諸弟

外篇下 諸異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傳一夕之賞有古人來與共飲忘勅左  
右至明華寤視之腹以帝官酒流床下事出世說

王子年入遺記張華為酒者三微以清麴藥出西羗翹出北胡以

釀酒清美醇色以舍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恰謂消腸  
或云淳酒可為長宵之樂兩說声同布事異也

崔豹古今注云漢魏弘為闔鄉青天夜宿一律達故人四顧荒郊無  
酒可沽以國錢投水中盡多酣暢因名沈釀川

義寧幼有一縣丞甚俊而文晚乃嗜酒曰必數升病甚酒臭數里旬日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名從中山酒家與之十日酒而志語其節歸

日尚歸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棺斂至之酒家往十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家醒適  
齊人曰乃之能為十日酒飲過一升醉臥有故人趙美飲之踰量而去其

家以為死埋之乃之計十日當醒准至其家破出之尚有酒氣事出

戶子曰赤縣州者是為崑崙之墟其酒而浮為蓬蒿上生紅草食共一實醉三百年

王充論衡云酒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友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杯數月不飢

道書謂露為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劉向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圓兵醋玄碧之酒石虎於大武殿起樓高四十丈有上龍嗣復空着數百斛酒使胡人樓下漱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酒臺使以洒塵事見拾遺記

魏賈珩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澤以釀酒名崑崙融弟味妙曾以三十斛上魏帝

李肇云鄭人以榮水酒迤色之水重於遠郊之水數倍

事見出世傳也

堯登山湧水一泉味如九醞色如漿另曰醒泉南岳夫人傳曰天人說王子喬瓊蘇綠酒

十州記曰瀛洲有玉膏辛酎泉嘗平阪道中有虫者如黑如肝顯目如蔗悉其名曰此怪氣必秦獄處積憂者將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液以酒置万車為此也

### 異域酒光

天竺國謂酒為酥

切芻芻

今北僧多云般若湯蓋瘦辟以遊法禁非

非釋典所出

古今至云烏孫周有青田移莫知其如大五六升匏空之盛水而成

酒流章曾得二鳥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核醜盡一核復成人置則苦波斯固有三動漿數酒謂庵摩動毗犁動也

訶凌國人以椰花椰子為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人多以蒲萄釀酒多者藏至方石數十年不敗

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惟與妻飲房中避尊長見

房千里拔荒錄云南方有女數歲即大釀酒使皮水謁冥壺

其中密固其上侯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

常不可致也

扶南有椰漿有蔗及土瓜根酒色微赤尔

右有崑崙酒名事見魯望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生竹葉勢殺百病惡氣注陶隱居云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勢獨冠群物飲之令人神昏体弊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疫明酒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大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而病何內經十八卷其首六論後世人多失不及上古之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房其為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方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而為勢厥其則為酒醉而風入之則為漏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臥黍攘

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旁先氣食鹹多則有成消中

皇甫松鄉日月記云松脂蠲百病每糯米一斛松脂十四兩別以糯米二升如煮如粥稍冷著小麦麵一斤重二三大焙乾作末用水六斗五升酵及鞠末飯等一時攪和入甕瓮煖和如常春冬四月秋夏三日成

又云酒之酸者可變使酣酒半斗里錫一斤矣合極勢投中半日可去之矣

南史記雷琰有鯖鮓云可以醒酒而不著具造非之法

魏文帝許日且說蒲萄解酒宿酲卷露斗者多除賴解勢善醉易醒

禮樂志云柘漿折朝酲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開元遺事云與慶池南有草數莖弃紫而必莖有人大醉過之酒態自後有醉者摘酒嗅之卒醒故謂之醉醒立草五代史云李德裕平泉有醒酒石尤為珍物醉則路之

### 飲器十一

上方汗尊而杯飲未有杯壺制也

漢書云舜化宗廟用玉斝其飲器與非然事徑見且未必以貯酒故予不敢遂其事

周書詩曰兕觥其觥

周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斛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醜斝尊杯不一其号或曰小玉杯謂之淺又曰酒、微酒曰醜俗書曰盞尔由六國以來多云製危形製未詳也



刘向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書或謂奉盞以白醕非也

豐杵杜奉皆因苑以為戒者見礼

漢無多以鷓夷貯酒楊雄為之贊曰鷓夷滑稽腹大如壺畫日盛酒人復借沽嘗為用器託於屬車南史有蝦頭杯蓋海中臣輟其頭甲為杯也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杯名曰常滿

自晋以來酒苑又多云鎗因士耕功故南史有銀酒鎗或作鑄陳暄好

飲自云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离瓢杓李白云舒洲杓力士鑄北史記無信與克人飲以鉄鑄温酒然鎗者本温酒器也今遂

通以蒸為銍之具云

宗何點隱於武丘山竟凌王子凌遺以嵇叔夜之杯徐景山之酒鎗

私凌唱和又有癭水杯詩蓋水節為之

老杜詩云醉倒終山同臥竹根蓋以竹根為飲杯也見江淹集是也

唐人尤尚蓮子杯白中詩中屢稱之

樂天又云榼木米方寫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村是棟樑余今無蒙飲多以進

葉犁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訶凌國以鬻魚殼為酒尊事見

松凌唱和詩云用合對江螺

唐韓文公贈崔斯立詩云我有雙飯杯其銀得朱提黃金塗

物象彫瑋妙工儻乃金子重鯨公麼徵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  
出渺渺野草花葉細不辨蒼綠施絲、相糝結伏似杯城牌四  
隅夫吞樹擢艷皆倚、云、蓋皆有與喻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  
事者多按其文作之名為韓杯未提音殊時  
西蜀有酒杯勝人如臂葉似豆花實為梧桐實成花堅可着實  
太如杯盃味如豆冠香美土人時酒未勝下摘花酌酒乃實消酒固  
人室之不專中上事見張騫出閩志

酒合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公又云既豆之文云既豆之盃或佐之史然  
則飲之立聖史也所以已乱而備酒禍也授世同之有酒合焉魏文

侯飲酒便公葉不仁焉商政其酒令之漸歟

漢初始聞朱虛侯以寧法行酒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踈泉之始已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酒沂遲駛為田討爵之蓋皆

酒合之變也又有藏鈞之戲云起於鈞戈夫有國色而手拳武

帝自披之乃仲授人慕之而為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并籌又云

轉之花移酒海令之世酒令其親類尤多捕醉仙者誦為寓人

轉之以指席庶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持句

以抵之者亦不可彈名音五代王章父肇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

貴逸居之所宜若由人賢既無絲竹金名之玩惟嘯吟文史可以

助勸故曰聞微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冷勝管絃文公亦云令徵前  
事為觴咏詩新迄今畧志其美而追者於左

孟嘗門下三子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十方羊未濟小蓄馬援以  
馬羊畏屍而後已李耳指李樹馬性生而知之江隔江見魯般  
板櫓李園五錢裏喚蔡釋、菜

折字為反切者 矢引矧 欠金銀 名字相 支功者

干謹字巨引 尹珍字道真 孫程字雅卿

古人名性點書絕省者 字文士及 尔朱文光 子州反父

公父之伯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吕太王子中 王太丘

江子一 于方 卜巳 方千 王元 丁人

江乙 文丘 卜式 王丘

字書之繁者 蘇繼顏 謝灵運 韓麒麟 字繼鸞

邊歸鑣 栾厲 鱗鱗 蕭鸞 音声同者

高教曾 田迎年 刘齒求 字書數者 甲申

李季

臺字去古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戶

火焱昆崗 山出器車 土圭封國

百金之士千萬五刑之屬三千 萬乎民無能名恆、為人樂其性

公子羊身在江湖心遊魏闕鄭子真耕於岩山名動京歸子前徒倒

戈以北長者扶義而

運天德於居世教宝明而獨出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子粘頭續尾之賞有客云雖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六君子於蒼矣馬也者矣馬也史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令至以大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頭盤唱遣輪長駟

波卷白蓮擲米成盧注云頭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蓋元白一時之事尔

國史縉稱鄭弘慶始報乎素精看四字未詳其法

酒之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去中固不知其土曠無涯兵無凌改險其氣乎

和一授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色居聚落其人甚靜無憂僧善怒反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干其行徐與鳥獸魚鱉誰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有然表天下以為法法之政以薄矣降其及堯舜作為牛種百壺之教因如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以繁示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陳義和矣甲子而達魚臻其鄉失路而道大故天下遂不寧至于末孫桀紂怒而勝其糟丘偕級千仞南何而望幸不見醉鄉武王得至於世乃立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於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矣而崖下之愛道者往竊

至烏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游於醉鄉沒身返死葬其壤  
中國以為酒仙公嗟乎醉鄉氏之俗其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  
也如是余將遊焉故為之記

酒德頌云：

清河先生傳曰清河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人出於后  
魏魏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弃戎居於野遂為田氏曰大侯有  
於天下至夏未有襄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于  
田而歸倨張不降者與降而不擇甲者皆為城旦菴賴公孫  
件印仁愛審其輕重不盡辭其俗之陳倉為麥民谷隣居其  
輕者狃為粲與鬼薪件已而逃於淳肉移其曲沃使曲沃之民

悉化為曲沃之地近於甘古之邑也故先王之先以甘為氏始居於  
曹爰封於荆及長器度汪、灯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百家諸  
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王自謂不夷不惠  
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同自號曰清河先生云士大夫善與之  
醇詩歌曲引佳、稱道之至於乎童馬走及問菴倡優之口莫  
不美之以是岩漸微於天下天子一名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  
受其醇正可以鎮流薄之徒不覓僚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  
痛燕享祀祀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友玉卮  
子善上昏禮之名每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為疑或  
為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汲杯按先生既見寓山龍

子孫友庶出為郡國二十石者往而是務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甚善自標置如此其最着而實不忝其名者如中宣城若下溫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四無疆藉卒致齊泰稱怨而圍趙鄆其餘千室之也百人之聚皆有克之族悉喜賓客所居冠冕如雲

委積

号奴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在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

經以賄入歌以逢上意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妬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以如水上嘆曰清河先生今乃信為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其遇事多不結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復

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是巴人或名之不揮貴賤之於茅餅之智斗筭之量盧未來求者或從名之不揮貴賤至於茅餅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於扶編表紹摠兵於河朔使人召先生先生與鄭成康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充日坐客踈然不盛暑之內肌先生與人遊多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瞻氣府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恠者和王公卿士如灌夫李布桓彬李景儉之從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喜而釋氏之而僧之徒愛慕其道往竊於先生處至於孝道隱居之士多耗先生以自悔而與先生相得甚確者於破家貶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十疾之如讐如承相朱子元執金吾刘文叔邢解長孫奎皆不悅未嘗與先生

語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体久置左右慮以虛聞廢事之由是以疎赤之會徐邈稱先生為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有事以光祿大夫稱使先生能封於荆即宗廟祭祀未嘗台見矣先生遂終於所封而任於郡國其後皆盛族先生有四子曰穎曰醜曰醜皆醇厚過於其父遠甚諸孫以十數稍薄德風父替矣初先生既矣寵其交遊多謝絕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曰此亦得罪而伯倫又為之頌與書世多有故不着今撮其初事之要者手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諸書亦眾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魯之者美過其博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之繳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勞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致歟孔子稱有始有卒其惟聖於久而多變此中人庇獨何致譏於先生予幸得以即必從上祀汾陰還過於甘慨然想先生之風声而恨不友即必見也乃為之傳以俟後世君子得以賢觀使不得蒙惡声焉

### 酒之詩十四

予行天下幾大半見酒之昔薄者無新塗以是獨醒者弥咸因莞庙余閑紀境舊聞以為此譜一賢之以自適亦由孫公想天台而賦之韓吏部記書之北也然傳有云圖西施毛墻而催之不亦

醜妄可立御於前賢者無啖焉甲子六月既望日在衡陽以分實子野題

竹譜 一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而不柔非草非木異空實大同節同或

蔓沙水或挺岩陸萌荀苞釋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以復仍

縣竹住花實其年便枯死也以族竹實也音福葑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而苦死落土復生音紂鐘龍

之美妄自崑崙員立帝竹一節為舡臣細已聞形名未傳員立帝凌竹一以馬般也

桂實二族同稱異源桂者高四五丈者二員潤節大葉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推穀節

岩東針夷人亦色竹城是住棘竹生友植節皆有刺彼以為城卒不可凌志云種為藩落阻造層塘者石種是也一名色竹也

草躄灵長名有生有單竹夷人取其竹灰着揮以為麻精者如穀舌實積名甘亦兒

目苦竹有白有青甘似以星而茂合湯者用此物合處有之弓竹似膝其節都曲生多臥土立則依乎幾

尋仗谷相續質雖含之須膏乃耨方竹出東岳諸岸有之膏塗大灼之乃見厥族之中蘇

床物奇修幹平節大葉繁枝凌群獨秀翁直扮披蘇麻長數丈葉大如履可愛五嶺有之

篔簹射筒林於桃枝長爽纖葉清肥薄皮千百相亂洪纖有羌

錄既戮厥土催醒三堙斯但尋竹乃生胸尤世遂畧狀傳名禹殺共工

相錄高流水其筋竹為予稱利海表僅仍其幹腸實中與色相累

於用寘宜為笋殊味暇腸笙東都而笋最矣百葉參蓋生自南岳傷人則死醫

莫能治亦曰勞竹厥毒若斯百葉村一枝百葉笋皆毒夷人如刺虎豹之最死一物二名昌與由衙厥

体俱供園或累及當實衙門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二竹皆大竹也土人為用梁柱當竹安

城以南有之行之湛杖莫尚於節磔可不凡伏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

衛生竹交州



余邛一曰枯志名實懸同

張騫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葺杖終毋開越雋兩吉身毒國也

拘竹有毛

出諸東裔物類衆詭于何不辭

拘竹生半節間有毛

會嵇之箭東南之美古

人嘉之因以命矢

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嵇之竹箭也

又有簇類爰挺嶧陽懸根百仞

綵幹風霜蕭座之運有聲四方箕清氣亮衆管莫統

毛蔭笙賦所謂

郭魯又有次陽之河篴

浮竹惡節軟厚火臨溪覆潦栖雲陰木洪笋滋肌可為

首畜

浮竹其笋未出躬取以甜糖藏之南人其重詩云有我畜者可以禦冬是也

續竹譜 二

蜀王有狀若垂釣俗名釣絲竹也

毛竹生武夷山李義山詩云安得流霞酒一杯空中肖鼓當時回

武夷洞裏毛生竹老盡畜孫不更來

方生竹嶺外大者如中筒小者如界方

瑞竹合歡發也尺余分為兩竿

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擎一竿款種則衫其苗載二尺許釘入

土不偷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許筍不三載而為林篔竹葉竦而火

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細破槌慢之織而為布

蕙竹皮上有丈可為錯子錯甲利勝於鉄若鈍以漿洗之還復快

利

廣州記云石林之竹往而利用為刀割物如切草

北戶錄云貞元年有鹽戶犯禁逃於羅浮山深入第十三嶺

南越志云本即百羅

山忽海上有浮耒相合是曰羅浮山有五嶺之峯九百卒瀑泉城中無出其右也

見巨竹千万竿圍皆二丈余有三十二

節

九三尺許逃者遂竿一伐破以為篾會赦遂繫以歸有人得

一篋奇之獻之太守李瓊乃圖而記之今海南以竹為甌者屢見之矣皆羅浮之竹也

班竹無傳二妃將沈湘水望倉梧而泣洒淚染竹成班

黃竹穆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代謂之黃竹之黃之款紫竹其莖如染出

青城娥眉山可作笙竿蕭管挽竹蜀中多有之皮葉皆搜亦謂之桃

竹猶見竹長沙有之下豐山細其笋甚甘美大者重千余斤

經竹出峽州宜都州縣飛魚口大者不過寸鮮朋可憂願凱之竹

譜云南嶺實煩有毛所當竹青皮木竹釣絲竹桃竹越王竹

越根生石上細秋高

式余以其青色者用為竹壽越王彥余其而生焉

刺竹即節上有刺南人呼刺為刺竹

舊以為城棄壘未侵意不能入即刺竹也

### 說郭卷第六十六

### 說郭卷第六十七

孫公談圃

宋劉延世臨江人

序紹聖之改元也嘗仕於元祐而貴顯者倒皆竄貶胡南嶺表相望

而錯趾惟間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漢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居

林各幅巾杖履往來平精盤函郭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有

可憐之意余解時侍親守官汀縣與公同郡竊徒之游聞其言

皆可以為後法亦言以為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追而華之集為

三卷命曰孫公說圃公狀免奇時眉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

中居殿中御史入書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時忤而宰意以

集賢院修撰守南都後遷李士其謫官自南都為歸州遂以

散秩謫汙公在汀三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復公旧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為天子之皆幼而孤則其司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意庶幾不為員公者非特為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四日引

藝祖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前有陳季襄聚生徒宣祖遺藝祖從

之上徵時有嫉惡不容人過時、開諭後得趙季充即館於弟而後錄陳之旧名至門下與趙俱為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司而陳不為也陳橋之事上謂趙曰陳雖不與吾司亦當告而後行且屬其家司夜與趙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司遲明拂衣

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迨太宗判衙門使人居元何有言開封之致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遣之具白以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為盜所掠陳村舍生徒日衰飢寒無與從之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名之官吏大集其門館與鐸舍一夕醉飽死趙季充即趙普也陳忘其名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程腹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當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真津赦畢蘇子

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願事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古礼不可謂歌則不歌可哭也願又論曰司馬諸孫舍不得受吊瞻戲曰願可謂喫糟波裏叔孫通聞者笑之

毀碑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

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而孫華先知福州  
時民有大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  
華光徐曰汝輩所以捨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華光曰佛殿未甚壞  
佛又未露生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  
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說之即日輸錢囹圄遂定

王德用

王德用世号里王相年十九從文紂西域威名大震西人見啼即呼

里文王未以惧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借其去西為減年一百日  
涂樞密使孔通輔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曾買江南千本畫歸未  
一筆不中看意古屋詩云八峯春到了双澗雨暗初境小室釣簾  
坐境中常意人間無畫圖意禁腐謂奪昭法者石室之詩見

之詩見之然其境句不勝甘又詩七名千金欲買吳州畫裏  
行意小雨半收蒲葉冷漁人歸去釣舡橫境此亦將前摸之自  
出也愚亦効顰泉濶天長鴈孤影眠沙鷗鷺倚黃蘆半取  
小雨風冷境梨杖將入畫圖意又曰十里沙堤水漏湖看霜芦  
華未全枯曉未細兩藏鷗鷺何處人間有畫圖大凡但識境  
意明白觀見古人千載之妙其猶視諸掌  
說郭卷第六十七



